

阿方王傳
十經同本

漢書

自一至五終

漆

全

C40
4514
173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猷及有
家書置於別業雲山
我微笑塔院垣府字我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徑山化城恒稿梓

一切皆涌沒 如是入城時 男女生淨信
城中悉變動 如風吹海浪 皆出和雅聲
世間未曾有 當佛入城時
丘墟平整 無諸沙礫 荆棘糞穢
皆沒於地 盲視聾聽 痼言蹙仰
狂者得正 貧窮得財 疾病除愈
一切衆樂 不鼓自鳴 寶器相和
出種種音 佛光普照 如百千日
明徹內外 皆如金色 所放光明
映蔽日月 照於衆生 鬱蒸涼藥

譬如梅檀

塗彼熱病

無不消滅

爾時世尊與阿難在巷中行見二小兒一名德勝是
上族姓子二名無勝是次族姓子弄土而戲以土爲
城城中復作舍宅倉儲以土爲甍著於倉中此二小
兒見佛三十二大人之相莊嚴其身放金色光照城
內外皆作金色無不明徹見已歡喜德勝於是掬倉
中土名爲甍者奉上世尊無勝在傍合掌隨喜德勝
於是說偈讚曰

大悲無師覺

圓光顯照身

強顏生敬信

以土施如來

稽首於世尊

已斷生死者

爾時德勝童子施土已訖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
天地復設供養說者曰

佛知彼小兒 心念發正願 以勝福田故
必獲於大果 大悲救世者 卽時受彼土
使其心歡喜 以種王業緣

爾時世尊卽便微笑阿難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佛
不以無緣而笑何因緣故現於微笑爾時阿難便作
偈言

斷憂憍慢者 世界中最上 終不無因緣
現珂藕根齒 如雲出雷音 牛王眼相者

願說施土報 及與微笑事

佛告阿難如是如是阿難佛不無緣而微笑也汝今
見是二小兒不已見世尊佛言我若涅槃百年之後
此小兒者當作轉輪聖王四分之一於華氏城作正
法王號阿恕伽分我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饒益
衆生爾時世尊卽說偈言

今吾滅度後 有王阿恕伽 名稱廣流布
莊嚴吾舍利 遍滿閻浮提 人天所供養
以少土施緣 受是大果報

佛說偈已便以此土授與阿難使塗如來經行之地

因作是言阿難頻婆娑羅王子名阿闍世阿闍世子
 名優陀那跋陀羅優陀那跋陀羅子名文荼文荼子
 名烏耳烏耳子名莎破羅莎破羅子名毘羅貴毘羅
 貴之子名莎訶蔓荼羅莎訶蔓荼羅子名波斯匿波
 斯匿子名難陀難陀子名頻頭莎羅王華氏城頻頭
 莎羅子名宿尸魔時瞻婆羅國有婆羅門生一女寶
 相師占言必爲王后爲王寵愛當生二寶子一者當
 作轉輪聖王王四分之一二者出家當得羅漢婆羅
 門聞極大歡喜便將是女至華氏城衆寶瓔珞以莊
 嚴之嫁與頻頭莎羅王爲妻王卽納娶置於後宮宮

中妃后皆生嫉心而作念言王必愛重薄賤我等當
 教賤業令王惡之遂便教使善解剃除鬚髮伺王眠
 時令爲王剃鬚王眠覺已語言當爲我剃鬚荅言已
 剃王卽以鏡自照知鬚剃竟卽語之言汝欲得何願
 荅言唯求與王交會王言我是刹利汝身卑賤何由
 交會女荅王言我非下賤我是婆羅門女婆羅門本
 以我與王爲妻宮人嫉妬教我賤業王卽語之自今
 已後莫爲此事遂便立作第一夫人共相愛樂而生
 一子母言我憂患盡除卽爲作字名阿恕伽阿恕伽
 者此言無憂復生一子名爲盡憂阿恕伽身體羸弱父不

愛念頻頭莎羅亦於諸妃多生子息集諸相師相諸子等有一相師名賓陵伽婆蹉王語此相師占我諸子誰中爲王相師荅言王將諸子向金地園就彼相之王與諸子至金地園中母敕阿恕伽言今王相子於金地園汝亦可往阿恕伽言王不愛我何爲至彼母復告言汝當必往阿恕伽言我去之後送食與我卽辭而去出華氏城見輔相子羅提掘多羅提掘多問阿恕伽言欲何處去荅言王集諸子詣金地園我今欲往爾時掘多乘一老象語阿恕伽言可乘此象阿恕伽卽乘此象向金地園旣到園所從象而下於

諸子邊在地而坐諸子皆食種種餽饈時阿恕伽食粳米飯盛以瓦器用酪和之渴則飲水王語相師言和尚願相諸子我死之後誰中爲王相師念言阿恕伽者必應爲王我若荅王言彼應王者王不愛之必當殺我便荅王言不中說名字可說形相其所服用事第一者相應爲王諸王子等各各自以乘第一乘坐第一座食第一食用第一器飲第一漿阿恕伽念言我應爲王所以者何象爲第一乘地爲第一座粳米第一飯瓦器爲第一盛酪爲第一味水爲第一漿以是義故我應爲王相師相已王將諸子還入城中

相師語阿恕伽母言阿恕伽必得爲王母語相師言
且莫復道並遠藏避如護身命待阿恕伽得紹王位
汝可來出頻頭莎羅王以得叉尸羅城叛逆不順卽
遣阿恕伽往討彼國唯與四兵不與刀仗時阿恕伽
受命卽出華氏之城左右人言無有刀仗如何得共
怨敵鬪戰阿恕伽言我有福力應爲王者所須刀仗
自然當有作是語已地神開地授刀仗與遂便前進
四兵圍繞到得叉尸羅國國中人民聞阿恕伽來自
然歸伏莊嚴城池平治道路各持瓶盛滿中物以
華覆上名爲吉瓶以現伏相半由旬迎而作是言我

不叛於王亦不叛王子唯逆王邊諸惡臣耳供養恭
敬隨從入城人民調順還來歸國王復遣阿恕伽罰
佉沙國彼國人民承迎調順如前無異旣調順已卽
還本國有二大力士親近阿恕伽阿恕伽卽與二人
封邑天神爾時卽護國土天神作是唱言慎莫叛逆
何以故阿恕伽應爲轉輪王王四分之一漸漸征伐
四海之內悉皆歸伏阿恕伽兄名蘇深摩者方入華
氏城第一輔臣復欲出城道中相逢輔臣頭禿落蘇
深摩戲笑故以手打輔臣頭輔相念言此王子者未
紹王位便用權勢打我頭上若紹王位必當以刀而

斬我首卽向五百輔相說蘇深摩過狀言不中爲王
唯阿恕伽者相師記言當作轉輪聖王王四分之一
我等諸臣應共立之後得又尸羅國爲惡臣所教復
還叛逆王卽遣蘇深摩往彼討之蘇深摩到不能令
彼人民調伏頻頭莎羅王聞其不能調伏彼國卽生
疾病便敕諸臣喚蘇深摩以爲太子令阿恕伽而往
討伐時輔臣爲其作計便以黃物塗阿恕伽身以羅
叉汁洗盛而棄之詐稱阿恕伽得吐血病不任征伐
阿育王本緣第二

爾時頻頭莎羅王疾病唯篤餘命無幾輔相莊嚴阿

恕伽已而白王言請當並立阿恕伽爲王以理國事
蘇深摩來還當廢之阿恕伽念言我若有福德力應
爲王者天當以天繒結我頂上作是語已應言卽結
王見阿恕伽天繒結頂極大曠惠沸血從面出而便
命終立阿恕伽爲王羅提掘多作第一輔相蘇深摩
聞父王命終阿恕伽得立爲王心生忿怒還華氏城
阿恕伽聞蘇深摩來嚴備一大力士置第一門下第
二力士置第二門下第三力士置第三門下置羅提
掘多東門之下阿恕伽而自當之置機關白象象上
畫作阿恕伽像周匝四邊造大火坑糞草覆上蘇深

摩來向第三門下羅提掘多語蘇深摩言今阿恕伽在東門下從彼入去若得入者卽爲汝臣若不能害阿恕伽從此門入亦無所能於是蘇深摩卽往東門直趣象上欲捉阿恕伽不覺墮於火坑而自滅沒時蘇深摩有一力士名曰賢勇將數萬軍衆入佛法中出家得阿羅漢道諸輔相大臣輕憊阿恕伽阿恕伽密欲治之卽語諸大臣斫取好華果樹圍於棘刺大臣白言由來正聞以諸棘刺圍華果林不聞以好華果之樹以圍棘刺乃至三敕臣固不從王極瞋恚卽便殺此五百大臣至後春時與諸宮人共相圍繞至

園林間有樹名阿恕伽華極可愛阿恕伽以此樹與已同名愛念此樹阿恕伽身體羸澀諸姝女等以阿恕伽身體羸澀情不愛敬不喜親近伺其眠時園中遊戲見阿恕伽樹卽時折其華枝王於眠覺見樹毀壞問左右言誰毀此樹荅言宮人毀之王大忿怒捉五百宮人繞樹燒殺舉國人民皆稱暴惡遂號名爲惡阿恕伽時羅提掘多而啓王言自行殺害非王所宜王今應當揀選惡人以治有罪王可其言卽便遣使募覓惡人於國邊陲山下有一織師生育一子名曰耆黎爲人極惡罵父罵母手則掣網脚則頓機毒

塗草葉蟲獸觸者無不卽死凡是衆人稱爲大惡舉
國號之爲惡者黎使往其所語者黎言汝能爲阿恕
伽王治罪人不者黎荅言天下惡人使我治者猶故
能爲何況一阿恕伽豈可不能使聞此語具以啓王
王卽召之耆黎聞使來召卽辭父母父母不聽卽便
殺之使問耆黎何以故遲耆黎荅言父母不聽我乃
殺之以是故遲於是隨使見王而白王言爲我作獄
極令嚴峻使可愛樂作獄已竟名愛樂獄又白王言
若有人入要不聽出王卽聽可時彼惡耆黎往到雞
頭末寺時彼寺中有一比丘誦惡嬰愚經言喜鑊湯

者以碓擣之喜碓曰者以鑊煮之在地獄中吞大鐵
丸鎔銅灌口聞是語已卽自念言我獄城中亦當作
此時有長者夫妻相將入海採寶到於海中生一男
兒卽爲立字名之爲海經十二年乃出於海逢五百
賊劫其財物殺害長者於是子海便出家學道展轉
乞食至華氏城不識村落入愛樂獄中而作是言外
相可愛內如地獄便欲出去耆黎不聽語比丘曰汝
今於此當受死罪如何欲出比丘聞已卽便大哭耆
黎問言何爲大哭如嬰兒也比丘荅言我不畏死而
作是哭畏失善利何以故我新出家未證道法人身

難得佛法難值是故哭耳耆黎言王先聽我入此城者不令使出必索治罪比丘言活我七日隨汝殺之卽便聽許時阿恕伽王見其宮人其他男子有愛著語便生瞋忿付愛樂獄耆黎尋時卽以碓擣杵下打頭眼睛脫出比丘見已得厭惡心而作是念嗚呼大悲所言誠諦說色危脆猶如聚沫不堅速朽無有暫停端正容貌今安所在好顏薄皮亦俱敗壞怪哉生死嬰愚所樂非是聖法見此境界不沒有海於是比丘通夜觀察斷衆結使得成須陀洹果如是精勤乃至復獲阿羅漢道已滿七日耆黎語言七日已過入

日欲出可受刑罰比丘荅言我夜已過我日已出利益時到隨汝刑治耆黎問言云何名爲我夜已過我日已出利益時到廣爲我說比丘荅言吾昔黑闇無明之夜結使怨賊悉已永滅是則名曰我夜已過智慧空心諦見三界是則名爲我日已出佛之所爲我今悉成是則名之利益時到但令汝老壽任意見治耆黎心惡殘害無罪不信後世作重瞋恚便設大鑊以水置中脂膏血髓屎尿穢惡俱充滿之卽以比丘提擲著中下然大火薪草欲盡不能令熱於是耆黎瞋然火者以杖打之手自著火薪柴都盡亦復不熱

又以屋椽塗蘇衆艷悉然使盡水冷如故怪其所由
便看鑊中見向比丘結跏趺坐坐千葉蓮華上爾時
耆黎甚驚所以便往白王王卽來看壞牆而入一切
人民隨從王者數千億萬觀此比丘是時比丘見無
量衆應受化者皆已聚集卽從鑊由衣服潔淨一切
大衆無不覩見踊身虛空作種種變身上出水身下
出火譬如大山顯于虛空中王見此已生希有心瞻
仰恭敬合掌觀察而作是言今此比丘同與我等俱
稟人身威德尊妙出過世表踊在虛空現大神足我
今未解唯願善說使得了知汝之聖事隨我力能而

當服習爾時比丘知阿育王是大檀越必能分布佛
之舍利饒益天人時佛說言我是大悲斷結使者佛
之法子於三有中已得解脫爲調御者所謂爲寂滅
者所滅爲解脫者所解大王當知佛亦記汝將來佛
滅百年後王華氏城號阿恕伽轉輪聖王王四分之
一爲正法王廣分舍利而起八萬四千寶塔王今乃
反造大獄城如似地獄殘害百千衆生之命大王汝
今應當施於一切衆生無畏亦復應當滿足佛意人
中帝釋必施無畏起悲愍心分布舍利廣作真濟王
聞是語於佛法中深生信悟合掌恭敬十力之子而

作是言我先所作極有罪過聽我懺悔今歸依佛歸
依如來所說勝法當開福業莊嚴大地爾時比丘卽
乘空出王亦欲出惡者黎言王先與我有要入此獄
者盡不聽出王便語言欲殺我耶荅言欲殺王言汝
爲先入我在前入耶荅王言我在前入王言汝在前
入應前受罪王卽遣人捉耆黎置胡膠舍中以火燒
殺壞愛樂獄施衆生無畏便請王舍城取阿闍世王
所理四升舍利卽於此處造立大塔第二第三乃至
第七所理舍利王悉皆取之於是復到羅摩聚落海
龍王所欲取舍利龍王卽出請王入宮王便下船入

於龍宮龍白王言唯願留此舍利聽我供養慎莫取
去王見龍王恭敬供養倍加人間遂卽留置而不持
去王還於本處便造八萬四千寶篋金銀瑠璃以嚴
飾之一寶篋中盛一舍利復造八萬四千寶甕八萬
四千寶蓋八萬四千足綵以爲莊校一舍利付一夜
又使遍閭浮提其有一億人處造立一塔於是鬼神
各持舍利四出作塔有一夜又齋一舍利至得又尸
羅國欲作浮圖其國人言我國人民凡有三十六億
今當與我三十六篋特夜叉鬼具以上事還自於王
王自念言人衆甚多若爾作者舍利不足滿閭浮提

當設方便斷而不與卽遣夜叉復語之曰除却汝國
三十五億唯留一億與一舍利彼國人言我寧不用
三十六篋得一便休願莫殺我等便從其意唯與一
篋於是王言多一億處莫與舍利少一億處亦莫與
之作此語已向雞頭摩寺到於上座夜舍之前合掌
而言我今欲於閻浮提內造立八萬四千寶塔上座
荅言善哉善哉王若欲得一時作塔我於大王作塔
之時以手障日可遍救國界手障日時盡仰立塔於
是後卽以手障日閻浮提內一時造塔造塔已竟一
切人民號爲正法阿恕伽王廣能安隱饒益世間遍

於國界而起塔廟善得滋長惡名消滅天下皆稱爲
正法王阿恕伽王作塔已訖歡喜踊躍羣臣圍繞至
雞頭摩寺詣上座前而問之言此閻浮提頗有如我
爲佛記者不上座夜舍卽荅王言亦有如王佛所記
者昔者佛在烏菟國降阿波波龍於罽賓國降化梵
志師於乾陀衛國化真陀羅於乾陀羅國降伏牛龍
於是復往末突羅國告阿難言我百年後末突羅當
有長者名爲毬多其子名曰優波毬多雖無相好化
導如佛能不入定知一由旬衆生心相教授禪法最
爲第一種種化導而作佛事又復告阿難汝今見是

青色園不已見世尊佛言此名優留慢茶山那羅拔利阿蘭若處房舍敷具最爲第一能生定心如是一事皆是佛記王聞之語白上座言彼清淨尊者爲出世未也荅言已出消滅結使得羅漢道與萬八千阿羅漢衆圍繞在於優留慢茶山那羅拔利阿蘭若處具一切智最勝清淨爲諸賢聖衆生之類開說法門天龍夜叉人與非人皆使得入解脫之城王語諸臣急疾莊嚴車兵步兵象馬之兵我今欲往優留慢茶山觀解脫衆尊者大德優波邇多得漏盡者輔相啓王彼國隘小士衆極多但遣使喚彼自當來王卽荅

言彼應往見何以故我今未得金剛心故云何屈彼如佛之人卽遣使白尊者優波邇多我今欲往覲問尊者尊者聞已自思惟言若使王來國土隘小困苦者衆我當自往尊者卽便並合諸船作大長舫廣十二由旬與萬八千諸阿羅漢共乘並船來向華氏城有人告王尊者邇多爲利益王故躬自來至以大饒益爲大船師王聞歡喜自脫瓔珞價直百千兩金賞此語者約敕左右擊鼓號令欲得大富生於天者欲求解脫見如來者當共供養優波邇多而說偈言

諸有欲見兩足尊

大悲世雄無師覺

教化如佛照三有 各來聚集共出迎

王說偈已乃莊嚴城郭埽除巷陌共諸羣臣一切人
民作倡伎樂以種種香出華氏城半由旬迎遙見尊
者與萬八千阿羅漢等譬如半月圍繞而來王卽下
象一脚登船一脚在地扶接尊者優波迦多王身卑
伏五體投地鳴尊者足起而恭敬瞻仰尊顏合掌而
言我今摧滅一切怨敵得闍浮提諸城山海富有天
下歡喜之時不如今日目視尊者所以者何今見尊
者便爲見佛於三寶中深生敬信而說偈言

佛雖入寂滅 尊今補處生 慧日已潛沒

尊者繼大明 今應垂教授 我當隨順行

尊者於是卽以右手摩王頂上以偈答曰

謹慎恐懼莫放逸 王位富貴難可保

一切皆當歸遷滅 世間無有常住者

三寶難遭汝值遇 恒當供養莫休廢

大王當知佛以正法付囑於汝亦付囑我我等當共

堅固護持王復說偈言

佛所付囑我已作 種種塔廟猶山林

寶蓋幢幡已施設 各用衆寶而莊嚴

皆使大地極嚴淨 流布舍利滿閻浮

己身妻子及庫藏

宮殿屋舍并人民

一切大地盡用施

供養佛法比丘僧

尊者讚言善哉善哉大王應作此事施身命財應取堅法後致不悔則生天上作是語訖王請尊者入於宮中爲敷牀座卽扶尊者安置座上其身柔軟如兜羅綿王便合掌白尊者言尊體柔軟如兜羅綿我之少福身體麤澀尊者荅言我昔修施常以清淨勝妙之物未曾以土而用布施王言我昔愚小無智值佛世尊最上福田便以土施今得此報尊者和我色而福田勝妙能令施土獲尊貴報王聞是語生未曾有

歡喜之心敕諸羣臣我以土施得轉輪王以是義故宜當勤心供養三寶王白尊者言佛所遊方行往之處悉欲起塔所以者何爲將來衆生生信敬故尊者讚言善哉善哉大王我今當往盡示王處王以香華瓔珞雜香塗香種種供養尊者趨多卽集四兵便共發引至林牟尼園尊者舉手指示王言此佛生處此中起塔最爲初塔佛之上勝始生之日行七步處處觀四方舉手唱言此是我之最後生也未後胞胎王聞是語五體投地恭敬作禮合掌涕泣而作偈言
修勝福吉利 得見牟尼尊 後見佛生處

得聞所說語 我聞勝福業 不得見世尊

復不見初生 亦不聞所說

復次尊者優波鞠多示王摩耶所攀樹枝生菩薩處尊者舉手語菴羅樹神言汝本見佛今可現身以示於王使王得見增長信心時此樹神卽現其身尊者鞠多語於王言此樹神者見佛生時王卽合掌向於樹神說偈問言

汝見相好身 莊嚴生時不 爲見脩廣目

蓮華葉眼不 汝聞於牛王 說柔軟音不

樹神卽便以偈荅言

我見真金色 兩足最勝尊 舉足行七步

聞彼世尊說

王又問言莊嚴生時其事云何樹神荅言語所不及言不能宣今當略說便作偈言

身出金色光 人天所樂見 大地山海動

如船在海浪

王以百千兩金置此處起塔而去於是尊者將王復至迦毗羅城舉右手而言此是抱菩薩示淨飯王處又示諸釋天祠之處時將菩薩入此天祠泥木天像皆來恭敬曲躬禮拜恕頭檀王因是之故號爲天中

天又示喚諸相師相菩薩處阿私陀仙相菩薩子必作佛處又復示王波闍波提養菩薩處又示菩薩學書之處菩薩騎象項處學乘馬處乘車之處學射之處菩薩散勞之處菩薩以六萬姪女相娛樂處菩薩見老病死厭患之處又復將王至閻菩樹舉手指言此是菩薩坐涼之處又至林中示菩薩思惟棄欲惡不善有覺有觀離生喜樂獲得初禪樹爲曲蔭影不移轉卽時五體投地爲菩薩作禮亦指城門而語王此是菩薩將百千諸天前後圍繞出迦毗羅處又示以馬瓊珞付車匿還處又示菩薩一身一已入林

之處又示菩薩以刀剃髮擲虛空中帝釋捧接處又示菩薩而以寶衣從獵師邊博袈裟處又示頻婆娑羅王以半國請菩薩處又示菩薩至阿蘭迦羅鬱頭藍處又示菩薩苦行六年之處卽便說偈

菩薩六年難苦行

身卧灰土棘刺上

知此邪行非真道

便捨苦行修正法

復示菩薩受難陀跋難陀百味乳糜之處又示菩薩向菩提樹處所示之處王於此中悉皆起塔尊者又示迦羅龍王讚菩薩處於是王乃禮尊者足合掌而言我今欲問迦羅龍王曾見佛事尊者卽時語龍王

言速起速起王欲問汝見佛時事龍王便起向尊者
邊合掌白言大德有何約敕尊者語王言此是迦羅
龍王偈讚佛者王卽合掌以偈問言

汝見真金

熾然之色

無上世尊

面如滿月

汝爲我說

十力少分

云何端嚴

向菩提樹

龍王荅言端嚴之事非言所及今當略說卽作偈言

佛足躡地

大地山河

踊躍驅馳

六種震動

如來身光

遏絕日月

普照十方

一切蒙益

王於此處起塔而去遂與尊者向菩提樹尊者舉手
而示王言此處是菩薩以慈悲心爲佛力處壞破魔
衆成阿耨多羅三藐三佛陀處王乃於此起塔以百
千兩金而布施之此是四天王天奉佛四鉢如來受
之拍成一鉢處亦是五百賈客施食之處又示菩薩
向波羅柰女處又示婆羅門讚佛之處王於此處亦
皆起塔尊者將王復至古仙林中舉右手而言此是
如來轉法輪處王於此處起塔以百千兩金與之又
示如來度千婆羅門處又示頻婆娑羅王聽法得見
諦處亦是八萬四千元王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處亦

是無量婆羅門及居士得須陀洹處又示帝釋受化處又示如來作神變處又示如來忉利天上爲母說法來下之處王於上來所示之處皆起寶塔尊者將王復至拘尸那城舉手而言此是如來化緣已訖入涅槃處王聞是語懊惱悶絕以水灑面令得醒悟施百千兩金於此起塔而更合掌敬禮尊者足復作是言我今欲禮佛大弟子聲聞之塔尊者讚言善哉善哉王能發是重信敬之心卽將王至祇陀林中舉手而言大王此是舍利弗塔應當供養王問言曰此有何德尊者答言此是第一世尊法之大將能轉法輪

如來所記智慧第一唯除如來一切衆生所有智慧十六分中不及其一但可略說誰能盡其智慧之藏王聞歡喜卽以百千兩金奉施此塔卽時歸命舍利弗而作偈言

解脫諸有結 名稱滿世間 於諸智慧中 是最爲第一

復示於王目犍連塔令王供養王又問言此有何德尊者答言如來所記神足第一能以右足動帝釋宮復能降伏難陀跋難陀龍王略而言之不能說盡其功德彼岸王以百千兩金供養此塔王卽合掌而說

偈言

歸依大名稱 神足第一者 於生死憂苦
而得於解脫

遂復示王迦葉之塔舉手而言此是摩訶迦葉之塔
亦應供養王問言曰有何功德尊者答言少欲知足
頭陀第一如來分座而與令坐佛自脫衣以與迦葉
憐愍窮苦護持佛法今爲略說豈能盡其苦行功德
王以百千兩金施迦葉塔卽便合掌而作偈言

坐於山窟

去除鬪諍

無諸忿怒

常行禪定

少欲知足

功德最上

我今頂禮

至心歸命

復示於王婆駒羅塔教使供養王言此有何德答如
來所記無諸衰病少欲第一未曾教人一四句偈王
卽使人持一金錢布施此塔輔相白王同是大德阿
羅漢塔云何獨以一錢用施答言以其自度不能化
人是故唯以一錢與之塔神不受還授與王輔相復
言實是少欲乃至一錢猶尚不肯取尊者於是復示
於王阿難之塔語王供養王言有何功德答言如來
所記總持第一執持佛法念力智慧多聞如海美妙
言說人天供養能知佛意一切善巧功德衆法之篋

王聞是語極大歡喜以一億兩金布施此塔大臣問言云何諸供養中於此最勝王言以其總持法身之故能令法燈至今不滅阿難之力譬如牛跡不受海水佛智慧海阿難能受以是因緣諸供養中於此最多王以供養諸大弟子聲聞塔竟歡喜敬禮尊者之足合掌恭敬而說偈言

設百千祠

方得爲人

我今便爲

不空受身

值良福田

具造人果

以危脆財

而修堅法

我所起塔

嚴閣浮提

猶如白雲

莊校虛空

我遭佛法

一切清淨

說是偈已作禮而去阿恕伽王於佛生處塔菩提樹塔轉法輪塔般涅槃塔雖各各施與百千兩金於菩提樹塔其心最重所以者何佛於此處成正覺故於是已後所得珍寶常以奉施菩提之塔王第一夫人帝舍羅叉心自念言王得好寶盡與菩提曾不見與卽語真陀羅摩登伽言汝能爲我懷怨嫉不荅言若與我金則能壞之便許金錢時摩登伽不解其意謂爲導彼菩提之樹卽結呪索繫菩提樹而欲呪殺轉轉乾枯王守樹人來告王言菩提之樹今將欲枯卽

說偈言

如來在此處 覺悟諸世間 逮得菩提道

證於一切智 此樹今將壞 轉轉欲乾枯

王聞斯語悶絕躋地以水灑面久乃得醒啼哭而言
我見樹王猶如見佛菩提樹壞我必定死帝舍羅叉
而白王言菩提樹雖死我亦能與大王之樂王言菩
提之樹非女人也乃是佛得無上道處帝舍羅叉聞
是語已心生驚悔語摩登伽言汝今還能令菩提樹
生如本不荅言若未枯盡有少生氣能令如本故於
是乃解呪結縷恒以千瓶乳灌未久之間樹還生如

故王守樹人復來告王樹還復生與本無異王聞是
語踊躍歡喜請菩提樹觀樹而言頻婆娑羅王等所
不能作我於今日當作二種云何二種一者當造千
枚寶瓶以盛香湯灌菩提樹二者當作般遮于瑟極
大之會王便卽以金銀瑠璃作千寶瓶滿中香湯以
灌於樹并衆華鬘末香塗香復莊嚴之王自洗浴著
新淨衣受持八齋上高樓上遍觀四方請佛弟子聲
聞之衆修正見者諸根寂定摧滅欲結入天阿脩羅
等所應供養者願見憐愍受我之請諸樂禪定及智
慧者解脫衆生最勝眞子善逝法中之所生者哀受

我請居住。屬賓晝夜無畏。摩訶婆那離越諸聖亦垂
哀愍。而受我請。阿耨大池峻嶮之處。及與河邊諸山
谷間。舍利窟住者。香山住者。皆願垂矜受我之請。王
如是請已。四方來者三十萬僧。十萬僧者是阿羅漢。
二十萬僧者是須陀洹。斯陀舍阿那舍。及清淨凡夫。
悉皆就座。唯留上座所坐之處。無敢坐者。王問上座。
以何義故。留此空處。荅言。更有上座當坐。此處王復
問言。更有上座大於汝耶。夜舍荅言。昔佛所記師子
吼中。最爲第一名。賓頭盧拔羅豆婆闍尊。重於我王。
聞此語。衣毛皆豎。如迦曇華樹。又問言。頗有得見如

來者不夜舍。荅言。有賓頭盧阿羅漢。見佛在時。王言。
可得見不。荅言。正爾當來。使王見之。王歡喜而言。我
得極大利益。今哀愍我。第一得見賓頭盧。即便合掌。
瞻仰而待。見賓頭盧。猶如半月。亦如鷲王。與數千萬
阿羅漢等。從空中來。下坐上座。頭三十萬衆皆起。恭
敬王。見賓頭盧。頭白眉秀。身體相好。如辟支佛。卽爲
作禮。五體投地。鳴尊者足起。而胡跪說於偈言。

如來雖滅度 尊者補處生 哀愍垂教授

我當隨順行

說此偈已。問尊者言。見如來不。荅言。我見色如金聚。

面如滿月三十二相莊嚴其身梵音深妙大悲窟宅
王又問言於何處見尊者言佛與五百阿羅漢等在
王舍城夏安居時我在其中見盛福田在舍衛國現
大神變摧伏外道時莊嚴化佛次第上至阿迦膩吒
我於爾時亦在其中佛在忉利天爲母說法諸天圍
繞來下之時我亦在其中至僧伽尸沙池側時我亦
在中蓮華比丘尼化作轉輪聖王具足千子禮佛足
時亦在其中蘇摩伽帝滿富城內請佛之時五百羅
漢各現神變至滿富城我於爾時化作寶山寶窟中
坐往滿富城佛入王舍城次行乞食汝以土施羅提

毬多合掌隨喜佛記汝時我亦得見王又問言尊者
近來在何處住尊者荅言在香山住復問言曰將從
幾許荅言六萬大王且止何須多問日時已到可與
僧食食訖當更爲王具說王言請從尊者教先發起
我念佛之心灌菩提樹然後與食王喚維那薩婆蜜
多而語之言我以十萬兩金施於衆僧以千寶瓶盛
滿香湯灌菩提樹可打鍵椎稱我名字用爲檀越作
般遮于瑟王子拘那羅在右面立不發口言便舉兩
指我倍與之見人皆笑王亦自笑語羅提毬多汝所
爲也荅言人衆極多貪福者衆王復言曰我以三十

萬兩金奉施於僧以三千寶瓶盛滿香湯灌菩提樹時拘那羅復舉四指王語羅提邈多誰與我競羅提邈多長跪而言誰能敢與人帝共競拘那羅嬰孩小兒與父戲耳時王右顧見拘那羅卽語上座言我盡庫藏一切宮人并諸輔相及與我身子拘那羅等一切施僧請稱我名般遮于瑟布施以訖僧爲呪願受呪願竟於菩提樹四邊縛格自上其上以四千寶瓶盛滿香湯灌菩提樹灌菩提樹已欲與僧食上座夜舍言王遇勝福田莫生優劣心王自行食乃至於沙彌時有二沙彌行和敬法一者以麴用施於彼彼還

以麴而與此此以餅復施於彼彼亦用餅還與施之此更復以歡喜丸用施於彼彼亦還以歡喜丸而復報與王見已笑而言曰如小兒戲耳時王行食到上座頭上座問言王見非威儀事能不生嫌心也王言不也見二沙彌如小兒戲上座言大王莫生譏嫌此二沙彌是俱解脫阿羅漢也王聞是語生歡喜心而自念言我今當施一切衆僧人一張氍毹時二沙彌已知王心作是思惟今當使王倍生信敬於是二沙彌一者具鑊一者辦染具王見是已語沙彌言欲作何物沙彌言王以我故欲與衆僧人一張氍毹今辦染具

卷二

阿育王傳卷第二

西晉安息國三藏安法欽譯

阿恕伽王本緣三

阿恕伽王弟名宿大哆信敬外道譏說佛法作是言
出家沙門無有得解脫者時阿恕伽王語宿大哆言
何以知之荅言諸沙門等不修苦行好著樂事故阿
恕伽王語宿大哆言汝今莫於不可信處而強生信
可信之處而不信敬於佛法僧應生重信阿恕伽王
曾於一時共宿大哆出行遊獵見一婆羅門五熱炙
身宿大哆心生信敬往到其邊禮足問言苦行已來

經今幾時荅言經十二年常何所食荅言食果食根
著何物衣荅言著於草衣爲敷何物荅言敷草爲座
問言汝今所行何事最苦荅言唯見蟲鹿行合之時
慾心熾盛以此爲苦宿大哆言汝著惡衣食於惡食
猶生貪慾泥沙門釋子著好衣服而食好食能無欲
也我兄阿恕伽王無所別知爲諸沙門之所欺誑時
阿恕伽王聞弟此言語輔相曰善作方便使宿大哆
令得信解輔相荅言隨王教敕王脫天冠瓔珞服飾
著洗浴衣入浴室浴輔相語宿大哆言王若死者汝
當代之今試著是天冠瓔珞爲好不也宿大哆卽隨

其語而便著之坐御座上王由浴室見宿大哆坐御
座上而語之曰我猶未死汝已爲王便作是言此中
有誰時有真陀羅一手捉劍一手捉鈴前白王言何
所約敕王言宿大哆我今已捨付汝治罪輔相言宿
大哆是王親弟唯願聽使懺悔改過王言用汝之語
聽七日爲王然後殺之於七日中爲作百千音樂百
千婆羅門合掌稱善百千妓女圍繞給侍有四真陀
羅以血塗手面狀欲殺人在四門下高聲唱言一日
已過餘六日在屠裂汝身瓜分支體絕斷汝命將不
云遠如上一日乃至七日亦如是唱七日旣滿將宿

大哆至於王所王問弟言汝七日中極爲樂不宿大
哆荅言我七日中目不見色耳不聞聲鼻不覷香舌
不別味何以故見真陀羅提劒唱言汝已一日爲王
餘六日在日日如是乃至七日爲死火逼惱思惟怖
畏通夜不寐有何樂也王言汝憂一身之死猶尚不
以王位爲樂況沙門釋子觀生老病死憂悲之苦地
獄種種燒炙之苦畜生重擔更相殘害恐怖之苦諸
餓鬼等飢渴之苦人中福樂猶有八苦隨逐其身況
無福者諸天雖樂衰退時苦一切三界受生之類身
苦心苦如是等苦之所逼切五陰如真陀羅六情如

空聚五塵如怨賊三界皆爲無常大火之所熾然一
切無常苦空無我以是義故云何當言沙門釋子不
能苦行無解脫也沙門之心於諸樂事都無所染譬
如蓮華不著於水厭患生死棄背世間亦復如是云
何不得解脫果也阿恕伽王以種種方便教宿大哆
宿大哆於是合掌白王言大王我今當歸依三寶阿
恕伽王卽抱弟頭而作是言我欲使汝信敬佛法故
作是方便不必殺汝宿大哆卽以香華供養佛塔而
聽說法供養衆僧便向雞頭摩寺到於上座夜奢之
所在前而坐聽其說法爾時夜奢觀宿大哆過去之

世種諸善根今已成熟應當現身得入涅槃卽爲讚
歎出家之法宿大哆聞是語已便生歡喜於佛法中
欲求出家卽起合掌白尊者言今願聽我於佛法中
出家學道答言子先應當白王宿大哆卽往白王言
大王聽我出家我本狂醉如惡象無鉤王以方便鉤
我令得柔伏調順重垂哀愍聽我於彼大明之所修
出家法王聞是語抱頭哀泣而語弟言莫發此意何
以故出家名爲受醜陋法著糞埽衣食乞於人所棄
之食宿則樹下敷以草葉病則服於陳棄之藥汝少
來婉樂不堪受此飢渴寒熱可息汝心宿大哆言我

今不爲厭患王位亦復不求天上之樂亦復無有衆
苦惱逼亦不貪於錢財珍寶亦不怖畏怨敵之難而
求出家也唯畏生老病死之苦而求出家爲得涅槃
而求出家王聞是語舉聲大哭宿大哆言王不須哭
生死輪轉不曾休息會必別離何用哭爲王言汝今
並可試學乞食坐此樹下草敷上宿於是便與鉢盂
錫杖使從宮人次第乞食宮人皆與美好飲食王責
宮人言何以與彼好美飲食與麤惡食使令調習宮
人受教與麤惡食得亦復食不生增減王見是已卽
語弟言聽汝出家汝若出家必來見我宿大哆旣得

傳
聽已向雞頭摩寺而生念言若我於此出家必多妨
闢卽便往至他方遠國出家學道精勤修習得阿羅
漢道便生心念昔阿育王與我要言若出家者必來
見我今宜往見卽於中前著衣持鉢詣華氏城漸次
乞食到王宮門語守門人言宿大哆欲求見王守門
之人卽往白王言宿大哆今在門外欲見於王王言
疾將來入宿大哆入王門阿育王見其弟便下御座
五體投地爲之作禮起而合掌看宿大哆泣淚而說
偈言

一切有生類 聚集爲歡樂 我今觀汝眼

不見親愛相 汝必得勝果 甘露滿汝心
羅提邇多見宿大哆著糞埽衣執持瓦鉢平等乞食
好惡皆受亦向於王而說偈言

觀宿大哆 少欲知足 所作已辦

故能歡喜 棄王種族 并華氏城

珍寶庫藏 及與榮祿 如捨涕唾

履行聖種 永斷結使 滿足王種

得大名稱 莫不歡喜

於是阿恕伽王扶宿大哆著御座上以上妙飲食手
自過與飲食已竟行清淨水取一小座在前而坐求

使說法宿大哆便爲說偈

王位尊豪莫放逸

三寶難值當供養

說此偈已從座起去王與五百輔相城內人民圍繞
恭敬送到門外是名現證沙門之果宿大哆作是念
言我兄昔以多種方便化我令入佛法之中今當使
彼增益信敬卽踊身虛空作種種變阿育王與諸羣
臣舉手說偈

斷絕恩愛親

如鳥飛空去

我爲王位縛

保愛於世事

訶嫌譏賤我

而自獨解脫

如此之果報

由心得自在

禪定之果報

愚闇盲不見

汝今飛騰去

破我之憍慢

我智力亦微

使我得厭離

於是宿大哆飛向邊地到他國已卽遇大病頭髮墮
落王聞其病遣醫齋藥往彼療治病得瘥已髮生如
故遣醫還去後宿大哆食酪之時身則安隱爲易得
故徒就曠野牧牛邊住時弗那槃達有尼乾陀弟子
畫作佛像而令禮拜於尼乾子像時佛弟子優婆塞
者語阿恕伽王言外有尼乾陀弟子畫作佛像令人
禮拜外道尼乾子像王聞瞋恚卽便驅使上及四十
里夜叉鬼下及四十里諸龍等一日之中殺萬八千

尼乾陀子於華氏城華氏城中復有尼乾子亦畫佛像令人禮拜外道尼乾陀像時有優婆塞已告於王王聞大瞋捉尼乾陀并其眷屬以火燒殺擊鼓唱言若有能得尼乾子頭當賞金錢後宿大哆於尼乾子舍寄宿著惡衣服頭髮極長與尼乾陀子形貌相類有鬼持刀在一面立宿大哆自生念言我之宿緣應爲此鬼之所殺害時鬼謂是尼乾陀子即便斬頭持至王所而索金錢王見識是宿大哆頭復聞一臣道外沙門被殺害者多所有者少極爲懊惱悶絕躡地以水灑面久乃得穌輔相白王言今諸沙門濫死者

多王當施於沙門無畏王卽作號令言自今已後一切沙門制不聽殺諸比丘等心生疑網而問尊者優波迦多言有何因緣宿大哆爲鬼所殺荅言若欲知者至心諦聽過去之世有一獵師水邊著罽有辟支佛乞食來過在其罽邊樹下而坐時彼獵師不能得鹿自思惟以何意故鹿今都不近我罽耶便四顧望見辟支佛於其罽傍一樹下坐卽以劒斬頭爾時獵師今宿大哆是以其往昔斬辟支佛故墮地獄中無量億劫受大苦惱乃至得道猶爲此鬼之所斬殺比丘問言復以何因緣生貴族家成阿羅漢荅言過去

傳

阿育王傳卷第三

七

北漢

久遠迦葉佛時供養衆僧以此福報得生貴族又於爾時信心出家一萬歲中修行梵行由是善因今成羅漢

半菴摩羅果緣第四

阿恕伽王於佛法中已得信心問優波迦多言佛在世時誰最大施荅言有長者名須達多最爲大施問言以幾許施荅言以真金百億阿恕伽王言彼長者尚能布施爾所珍寶況我今者王閭浮提豈可不能於是便以已身及拘那羅羣臣大地用盡布施而起八萬四千寶塔及聲聞塔灌菩提樹合集計枝都得

九十六億兩金於是阿恕伽王遇病知命不全涕泣不樂羅提毬提於阿恕伽王昔施土時在傍隨喜今得作最大輔相見王不樂合掌而言大王王之威德譬如盛日一切人民無敢正視唯有八萬四千姝女得見王面今王遇病如日將沒三界遷流有必磨滅當思無常何爲不樂王荅言曰我今不以失王位故而懷懊惱亦不以捨身命故而作憂苦又亦不以捨官人庫藏而作憂惱正以遠離諸賢聖衆以爲懊惱我本望滿百億金施今方得施九十六億四億不滿用爲懊惱羅提毬提言庫藏甚多可使足於是王

傳

阿育王傳卷第三

八

三

便以金銀珍寶與雞頭摩寺王立拘那羅子式摩婁
以爲太子邪見惡臣語太子言阿恕伽王命臨欲終
散諸庫藏悉與欲盡汝當爲王夫爲王者以庫藏珍
寶以爲力用今應遮截莫使費盡於是式摩婁共諸
臣等因王疾患一切所有斷絕不與唯聽以一金盤
銀盤爲王送食王得此盤卽用施與雞頭摩寺於是
乃至瓦盤瓦器爲王送食最後與王半菴羅摩勒果
王得果已卽集諸臣而問言曰此閻浮提誰爲其主
諸臣荅言唯王爲主王言汝等虛妄道我是主我非
是主何以故我唯於此半菴摩勒而得自在咄哉富

貴甚可惡賤我爲帝臨終貧匱唯有半邊菴摩勒
果亦如瀑河觸山則止卽說偈言

佛語是真實 所說無不然 說一切恩愛

皆有別離苦 我昔作詔令 無能遏絕者

今日如瀑水 觸山則流滯 今我之教令

不行亦如是 我昔於大地 普爲覆蓋主

諸王有僞慢 我皆能制伏 貧苦無力者

我皆救濟之 先爲他陰覆 今曰勢力盡

譬如敗壞車 乃至無所直 猶阿恕伽樹

根枯而被斫 華果及枝葉 一切皆無有

我之無所直 其喻亦如是

說是偈已卽喚傍臣授菴摩勒與而敕之曰汝持此果向雞頭摩寺施彼衆僧可白上座言阿恕伽王最後所施唯於此半菴摩勒果而得自在一切所有悉皆喪失衆僧哀愍受我貧苦最後之施使我得福上座夜奢約敕衆僧汝等皆見阿恕伽王受福快樂於一天下總攬自在今日爲諸羣下所制斷絕王物使不自由唯於是半菴摩勒果隨意得用以愍重心來施於僧卽敕典事磨著羹中使一切僧普得其供告諸比丘言以此之故當於生死深生厭患富貴快樂

不久敗壞威勢自在不久皆失咄哉生死甚可厭患傳告後世諸王富貴得自在者莫如阿恕伽王爲諸羣臣之所禁制宜及勢力未衰患時應當盡心作諸功德阿恕伽王臨欲命終語羅提毬提今日於此閻浮提中誰得自在羅提毬提荅於王言尊得自在王聞此語卽起合掌遍觀四方而作是言唯除庫藏今以四海一切大地悉施佛僧并諸前後所作功德不求轉輪聖王釋梵尊位人天之樂正欲願我將來生處心得自在速成聖果便作詔書以齒印付與輔相羅提毬提於是氣絕遂便命終諸臣乃以轉輪王法

種種莊嚴供養殯葬立式摩婁爲王羅提毬提諸羣
臣言阿恕伽王以大地布施衆僧何以故欲學須達
長者滿百億施故存在之日唯施九十六億若以四
億贖閻浮提則滿先王所願羣臣共議用四億金贖
閻浮提還與後嗣式摩婁子名耆呵提耆呵提子名
弗舍摩弗舍摩子名弗舍蜜哆弗舍蜜哆共諸臣議
言云何當使名字流布於世耶時有輔相荅言汝昔
先王阿恕伽王閻浮提起八萬四千塔以百億金施
隨佛法幾時住世名字常在王能學起八萬四千塔
名字亦可久流於世荅言昔者先王威德能辦此事

我今何能作如是業更可以其餘方便同阿恕伽王
不有邪見輔相言修福作惡二俱得名先王能起八
萬四千塔名德久流汝能壞之名流後世弗舍蜜哆
便集四兵向雞頭摩寺欲壞寺門爾時寺門有師子
吼王大恐懼不敢入寺復還歸來如是三返猶不得
入後乃使人喚諸比丘而語之言我欲壞佛法汝等
比丘欲留浮圖爲留僧房比丘荅言欲留佛圖於是
蜜哆殺害衆僧毀壞僧房如是次第至舍伽羅國而
作募言有得沙門頭來者當賞金錢時彼界內大浮
圖中有阿羅漢化作數萬沙門之頭告語人民使持

與王王聞是已欲殺羅漢時此羅漢入滅盡定不能得殺王卽捨去往至偷羅厥吒國欲破佛法其國土中有護佛法神作是思惟我受持佛戒不能作惡云何當得護持佛法禁蜜舍鬼昔求我女以彼行惡故我不與今爲佛法當與彼女以是因緣偷羅厥吒有大鬼神爲作擁護弗舍蜜哆無所能壞於是菩提鬼神誘進守王鬼神將至南海禁蜜舍鬼擔大石山而壓殺王及諸軍衆此處卽名爲深藏摩伽提王種於是卽斷

拘那羅緣本第五

阿恕伽王夫人字曰蓮華產生一子名爲法益有一輔相白於王言王應歡喜所以者何王生一子面貌端正其眼最勝王聞此語心生慶悅而作是言先王之種有大名稱我今復能增長於法而生此子故遂立名以爲法益乳母將兒來至王所王見兒已心生愛厚卽說偈言

此子眼最勝 甚有大福德 如初生青蓮

莊嚴在於面 亦如圓滿月 見者無不喜

說此偈已語輔相言頗見人眼有似我此小兒眼不輔相荅言一切人中未曾聞見唯聞雪山有鳥名拘

那羅眼最爲好王卽敕夜又言可疾取彼雪山之中
拘那羅鳥吾欲見之時有夜又卽應王命一剎那頃
取彼鳥來至王所王觀此鳥眼小而好與兒之眼等
無有異是故字兒爲拘那羅此名流布普皆聞知故
遂號之名拘那羅也及年長大爲之取妻字真金鬘
王與其子至雞頭摩寺時彼上座觀拘那羅不久之
頃必當失眼卽語王言何故不使拘那羅子常令聽
法王便敕子言汝今應當順上座教時拘那羅合十
爪掌向上座所而作是言有何教敕唯請從之上座
敕言眼者無常不可恃怙當勤修習定慧之行於是

拘那羅受教卽退在宮靜處而自思惟觀眼苦空無
常無我時阿育王第一夫人名帝失羅又向拘那羅
所見其獨坐愛惑眼故抱拘那羅而作是言猛火熾
然燒於山野姪欲逼我亦復如是汝今與我宜相愛
樂拘那羅聞是語已以手覆耳而說偈言

此語不和善 塞耳不欲聞 云何以母道

於子有欲想 非法欲不斷 是爲惡趣門

帝失羅又瞋恚而言汝不從我不久之間必當滅汝
拘那羅復說偈答言

願守淨法死 不受姪欲生 破壞天人道

賢智所訶責

帝失羅又從是已後常求其短時北方有國名乾陀羅其國有城名得叉尸羅彼城人民叛逆不順王躬欲往討伐其城輔相諫言王不須往可遣一子征撫而已王便問子拘那羅言汝能伐彼得叉尸羅國不答言能伐王知子意歡喜欲去莊嚴道路諸有老病死亡憂苦乞匄之徒約敕國界使遠道側阿恕伽王親共其子乘羽葆車而自送之將欲別時抱頭而哭視子而言彼人福德得見汝眼時有相師婆羅門占言王愛子眼而其子眼不久之間必當破壞今見兒

眼無不歡喜後若壞者一切憂苦拘那羅已漸前進至得叉尸羅城城中人民聞拘那羅來嚴治道巷捉持吉瓶以示伏相半由旬迎既見拘那羅合掌而言我等人民不叛於王亦不叛王子但叛王邊諸惡臣耳極設供具恭敬圍繞將入城中阿恕伽王生大重病口中糞臭身諸毛孔皆糞汁流出無人能治王敕大臣可喚拘那羅以爲王位我死不久用惡活爲王夫夫人帝失羅又聞是語已而自思惟若拘那羅爲王我無活理卽作方便白王說言莫聽醫入我能治王王便斷醫不聽使人帝失羅又遍敕一切男子女

人若有重患如王病者慎莫治之皆救將來時有一兒得如此病婦請醫所而作是言我之夫主有如此病醫卽答言速往將來爲汝治之遂將至醫邊醫便將向帝失羅又所帝失羅又得卽殺之破腹而看見其腹中有一大蟲蟲上去時糞亦隨去蟲若下時糞亦逐去於是便以末椒而與亦復不死種種辛物持用與之猶故不死乃至與蔥蟲便卽死逐糞道去以是因緣勸王食蔥王言我是刹利之種云何食蔥帝失羅又重白王言爲治病故必應服之於是食蔥而蟲卽死逐糞道出王病得差語帝失羅又言汝欲得

何願答言欲得七日作王王卽聽使作王七日帝失羅又旣得聽已而自念言我今正是報拘那羅怨惡之時便詐作詔書語得又尸羅國人言挑拘那羅眼何以故拘那羅有大罪過急挑眼出阿恕伽王極爲嚴峻莫復稽遲以犯王制封書之時要得王齒印封其書帝失羅又伺王眠睡欲印此書王輒怖畏而自覺悟帝失羅又問於王言何以卒覺我向惡夢見二鷲鳥欲挑我子拘那羅眼作是語已而復還眠第二亦復眠中卒覺語夫人言我復惡夢夫人問言見何等夢荅言夢見拘那羅頭髮甚長在地而坐夫人言

但好安眠誰害王子王還睡眠夫人以王齒印印書遣使齋書救得又尸羅國人挑拘那羅眼王復夢見齒墮落王至早起便喚相師而占此夢相師占言如此之夢必是王子失眼之相王聞此語合十指掌歸命四方護佛道神信法信僧者願護我子書既至彼得又尸羅城城中人民愛敬法僧仁篤之厚乃至無有示此書者而共議言王尚不能恩及其子於我人民何能愛惜拘那羅者每於一切羣生之類恒懷悲愍普欲救拔諸根調順無有憍慢如此之子而欲毀害況我等輩便隱此書久乃方出與拘那羅拘那羅

得書卽信其語而作是言隨諸人意取我之眼時無有人取其眼者便喚真陀羅使令挑眼真陀羅不肯而言寧可壞我目云何當壞如此之眼於是用一寶篋價直十萬兩金雇真陀羅以挑已眼猶故不肯業緣應熟自然有人面十八醜來求挑眼拘那羅見已便憶上座夜奢說眼無常之語乃作是念良由見我必應受此壞眼業報故作此語真是我之善知識也憐愍我故預垂教救欲使我心受報之時不生恐怖昔者上座又救我言三有無常危脆如幻我乃久知眼之壞相當取堅法卽語醜人言可取一眼著我手

中時彼醜人便卽向於拘那羅所欲挑眼取著其手中一切人民稱怨大喚皆作是言怪哉苦哉明淨之月自然崩墮極妙蓮華而被毀壞數萬億人啼哭懊惱不能自勝於是拘那羅觀掌中眼而作念言咄哉此眼汝今何故不觀色也本謂汝好今但是凡鄙肉團誑惑愚人謂中有我橫生愛重直是衆緣假合成耳都無實眼如水上泡不放逸者能作此觀便脫生死作是思惟時得須陀洹道已得見諦語醜人言更取一眼便從其語挑其眼取著其掌中時拘那羅重觀是眼得斯陀舍捨肉眼故得法眼淨而作是語挑

我肉眼而得慧眼捨生死父作法王子雖失富財得於法財永離憂苦後時拘那羅乃知此書帝失羅叉之所詐作實非王教便爲願言使大夫人帝失羅叉長壽安樂無諸衰患何以故由彼方便壞我目緣獲得法利拘那羅婦真金鬘者聞其夫主被挑兩眼卽向夫所見挑眼血汚其身體懊惱哽咽悶絕躋地以水灑面還得醒悟起立啼哭而作是言妙好清淨眼毀壞乃如此拘那羅以偈答言

自作此惡業 今自受之 一切世界苦
恩愛會別離 汝應遠苦惱 何用啼哭爲

城中人民驅拘那羅夫婦二人令出外去而其夫婦
生來處樂不堪苦事執持作役彈琴歌乞以自存活
展轉而去向華氏城至王宮門欲入宮中守門之人
不聽使人拘那羅卽於門邊象廐中宿天明彈琴琴
中說已辛苦挑眼得道因緣智者聞之自觀陰入皆
得出離生死之苦王聞歌琴聲而作是言此琴之聲
似拘那羅聲其聲之中作辛苦言亦復更作自大之
聲我聞此聲剛強心滅如象失子遣人往看見拘那
羅無眼黑瘦而不識之還白王言有一乞人眼盲黑
瘦婦在其邊王聞是語已而作念言我本夢見拘那

羅子失其兩目此非是也憶念我子心不暫停當速
喚之卽遣人復至象廐問盲人言汝是何人爲誰之
子盲人答言我父是彼阿恕伽王主閭浮提於一切
人皆得自在我是彼子字拘那羅亦更有父爲大法
王號名佛陀使人卽將盲人夫婦至於王所王見拘
那羅眼盲黑瘦衣裳弊壞都欲不識見少形相而生
髮髯卽問言曰汝是拘那羅也荅言我是王聞其語
悶絕躡地以水灑面還復蘇息捉拘那羅著於膝上
手摩捫眼涕泣而言汝眼本似拘那羅故遂以爲字
今悉無有以何爲名今可道之誰挑汝眼譬如虛空

無月無星誰無悲心能壞汝眼誰於汝眼作終身苦
拘那羅子誰令汝眼乃使如此速疾語我我今見汝
身形骸焦悴燒我身心都悉壞盡如似被於金剛之
電拘那羅言願莫憂惱父不聞也佛亦受報緣覺聲
聞及諸凡夫等無有脫者應受報者善惡之業終不
敗亡我自造業不可怨他非刀劒害亦非金剛非火
非毒非怨惡蛇非爾所苦來逼我身先作此業今受
其報使他憂苦甚非所宜一切有身皆如射的衆箭
著之此身亦爾衆苦集之阿恕伽王雖聞此語猶爲
憂火焚燒其心復告子言阿誰無愛生挑汝眼拘那

羅言父敕使挑王言我若敕人使挑汝眼當自截舌
拘那羅言得父齒印王言若與齒印當拔我齒若以
眼見自挑其眼帝失羅又喚蓮華夫人而語之言今
挑我眼當與我子乞索自活王聞此語便作是念必
帝失羅又挑我子眼卽喚帝失羅又而告之曰不吉
惡物何地載汝不自陷沒破壞法物汝實我怨詐懷
親附王轉懊惱瞋恚火起諦視羅又復作是言汝壞
我子眼今當爪爛汝之身肉生貫著於高樹之上以
鋸節解汝之形刀截汝舌捉大鈍斧刻汝骨髓推
汝身骸著火坑中以衆惡毒灌汝之口作種種罵拘

那羅聞便生悲心而白王言帝失羅叉修行惡法是以如此王今應當修於聖法不宜殺害於彼女人嬰兒愚小不應生瞋王猶不聽作胡膠舍以火燒殺亦復燒殺得叉尸羅城中人民諸比丘等見是事已心生疑網便問尊者優波毬多言拘那羅者有何因緣今被挑眼尊者荅言善聽當爲汝說昔者波羅柰國有獵師夏住人間冬入山獵將向雪山值天電雨有五百鹿共入一窟作是念言若都殺者肉則臭爛挑其眼出日食一鹿卽便挑取五百鹿眼以是業緣今被挑眼爾時獵師拘那羅是從爾已來五百身中常

被挑眼又問言曰復以何緣生於王家形貌端正得見諦道荅言昔者人壽四萬歲時有佛名迦羅迦孫駄化緣已訖入無餘涅槃爾時有王名曰端嚴爲佛起石塔七寶莊嚴辟方四十里其端嚴王已死後更有一王名曰不信偷取塔寶唯留土木衆多人民於此塔所涕泣懊惱有長者子問衆人言何以涕泣荅言迦羅迦孫駄佛塔七寶所成今爲人壞盡取其七寶唯土木在是以涕哭時長者子還以七寶修治此塔莊嚴如故又告大衆與迦羅迦孫駄佛身齊等因發正願使我未來如似此佛得勝解脫清淨妙果以

其爾時造寶塔故今生尊貴豪族之家由其往昔造佛像故今得端正以其往時發正願故今獲道跡阿育王現報因緣第六

昔阿恕伽王時師子主國貢獻五枚如意寶珠王得珠已卽以一者施佛生塔二者施與菩提樹塔三者施與轉法輪塔第四施與佛涅槃塔餘有一珠欲與諸夫人若與一者恐餘者恨阿恕伽王卽遣人入宮唱言其有衣服瓔珞最第一者當與此珠一切夫人皆自肆力方便求好衣服瓔珞唯有一小夫人字須闍哆憶念佛語戒衣服瓔珞最爲第一作是念已受

持八戒著純白衣阿恕伽王次第觀諸夫人后妃服飾瓔珞見諸夫人各以伎樂而自娛樂到須闍哆夫人所見其徒黨悉皆寂默容儀齊整著鮮白衣王心自然甚生恭敬又其衆中有說法座卽時禮敬而語之言諸夫人等皆著上服伎樂自俱汝等何以寂默而住夫人荅王言佛說慚愧爲上服戒德爲勝瓔珞法音爲伎樂我等諸人受持八戒以當瓔珞自各著於慚愧素服更共說法以爲音樂王聞此語欣然歡喜復語言曰我先有教其有著第一上服瓔珞者當與寶珠今汝等最爲第一與汝寶珠諸夫人見得寶

珠後皆相學受持八戒昔阿恕伽王常請衆僧入宮
飲食有一比丘名優鉢羅華年在盛壯端正殊特口作
優鉢羅蓮華之香王自行水下食聞此道人口氣作
香將不欲動我宮人之心王時卽語以水洗口口倍
復香王問之言久近舍此香也答言過去有佛號名
迦葉人壽二萬歲我於爾時爲高座法師以讚歎佛
法故四十九億歲生於人天之中不墮三塗八難之
處口中恒作如是之香王聞語已生歡喜心倍加恭
敬作禮而去昔阿恕伽王使道人說法時以步障遮

諸婦女使其聽法爾時法師爲諸婦女說法恒說施
論戒論生天之論有一婦女分犯王法擦幕向法師
前問法師言如來大覺於菩提樹下覺諸法時覺惱
施戒也更悟餘法法師答言佛覺一切有漏法皆苦
猶若融鐵此苦因從集而生猶如毒樹修入正道以
滅苦集是女人得聞此語獲得須陀洹道以刀繫頸
往到王所而白王言我今日犯王重法願王以法治
我王問言汝犯何事答言我破王禁制至道人所譬
如渴牛不避於死我實渴於佛法是以冒突聽法王
問言汝聽法頗有所得不答言得法見四真諦解陰

入界及以諸大皆知無我逮得法眼王聞是語踊躍歡喜卽爲作禮卽唱令言自今已後不聽障隔樂聽法者聽直至法師所對面聽法歎言奇哉我宮內乃出人寶以是因緣當知聽法有大利益昔阿恕伽王見一七歲沙彌將至屏處而爲作禮語沙彌言莫向人道我禮汝時沙彌前有一澡瓶沙彌卽入其中從澡瓶口復還出來而語言王慎莫向人道沙彌入澡瓶中復還來出王卽語沙彌言我當現向人說不復得隱是以諸經皆云沙彌雖小亦不可輕王子雖小亦不可輕龍子雖小亦不可輕沙彌雖小能度人王

子雖小能殺人龍子雖小能興雲致雨雷電霹靂所謂小而不可輕也昔阿恕伽王深信三寶常供養佛法衆僧諸婆羅門皆生嫉妬共相聚集簡選宿舊取五百人皆誦四圍陀大典天文地理無不博達共集議言阿恕伽王一切盡供養剃頭禿人我等宿舊未曾被問當設何方便使彼意迴有一善呪婆羅門語諸婆羅門言諸賢但從我後却後七日我當以呪力作摩醯首羅身飛行到王宮門汝等應當步從我後我能使其大作供養汝等都得諸婆羅門皆共然可到七日頭善呪婆羅門卽自呪身化作摩醯首羅於

虛空中飛到王門頭諸婆羅門亦皆侍從到王門頭遣人白王言虛空中有摩醯首羅將四百九十九婆羅門從空來下今在門外餘婆羅門在地而立欲得見王阿恕伽言喚使來前便喚來入坐於兩廂牀上王言小坐共相問訊卽語之言摩醯首羅何能屈意故來相見欲何所須答言須飲食卽敕廚中擎五百案飲食著前摩醯首羅等皆手推言我從生已來未曾食如此食阿恕伽荅言先不約敕不知當食何食摩醯首羅等皆同聲言我之所食食剎頭禿人阿恕伽王卽敕一臣汝往到雞頭摩寺語尊者耶奢王宮

內有五百婆羅門一自稱言摩醯首羅不知爲是人爲是惡羅刹請問所以願阿闍黎來爲我驅遣所使之人是邪見婆羅門弟子到彼衆中不稱實如王所言語衆僧作如是言阿恕伽王有五百婆羅門顏貌狀似人語似羅刹作是言正欲得汝沙門作食上座耶奢卽語維那鳴椎集僧起辭衆僧言我年已老耄我爲衆僧當知此事衆僧安隱護持佛法聽我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無所堪能唯我應去第三者言第二上座不應去正應我去如是展轉乃至沙彌十六萬八千僧中其最下頭七歲沙彌起衆

僧中長跪合掌而作是言一切大僧不足擾動我既幼小不能堪任護持佛法唯願大眾必聽我去上座耶奢極大歡喜手摩沙彌頭言子汝應去使人不待卽於先去阿恕伽言頗有來者無使人答王言更相移致科次最下沙彌來王作是言大者羞恥故使小者來使作對阿恕伽王聞沙彌來卽出門迎坐此沙彌著御座上諸婆羅門皆大嘆恚阿恕伽王大不識別我等宿德尚不起迎爲此小兒而自出迎沙彌問王言何以見喚王時答言此摩醯首羅欲得阿闍黎爲食隨阿闍黎欲爲作食不爲作食沙彌言我年幼

小朝來未食王先施我食然後我當與彼令食王卽敕廚宰擎食來與食一案食悉皆都盡如是擎五百案食與皆都盡問言足未答言都未足王復敕廚言所有餘食盡擎來與沙彌沙彌得食忽爾都盡問言足未答言未足飢渴如本廚監白王飲食都盡王言庫中尠備千人食一切都般來倏忽都盡王問言足未答言猶未足王答言一切飲食悉皆都盡更無有食沙彌言最下頭婆羅門將來我欲食之卽時噉盡如是悉食四百九十九婆羅門悉皆令盡摩醯首羅極大驚怖飛向虛空沙彌卽時座上舉手從虛空中

摠頭復噉使盡王卽時驚怕噉諸婆羅門使盡復不
噉我不沙彌知王心念卽語王言王是佛法檀越終
無損減慎莫驚怕卽語王言王能共至雞頭摩寺不
王言阿闍黎將我上天入地皆當隨從沙彌卽時共
王到雞頭摩寺王見沙彌朝所食之食諸衆僧等皆
分共食所食五百婆羅門皆剃除鬚髮被著法衣在
諸衆僧下行末坐最初食者最在上座頭摩醯首羅
最在行末五百人見王沙彌極生慚愧我等尚不能
與此沙彌共戰何況與諸大衆而共擯力猶如鵠毛
俟於爐炭猶如蚊子與金翅鳥擯飛遲疾猶如小兔

共師子王擯其威力如此之比不自度量五百婆羅
門心生慚愧得須陀洹道昔阿恕伽王見出家者不
問大小悉皆禮拜諸邪見臣怪其所作若見宿舊有
大德者爲可禮敬幼小無德何煩自屈禮敬王王聞
浮提名有聖德應當自重云何輕作禮敬此言展轉
王得聞之王旣聞已集諸羣臣不聽殺生各仰人得
一種頭若馬牛若百獸之頭唯敕耶奢大臣使得自
死人頭一仰使於市賣之一切諸頭悉皆得售唯有
人頭獨不得售諸人皆言所賣之頭普悉得售唯有
人頭獨不得售王時問言何以不售一切物中何者

爲貴諸臣荅言唯人最貴王言人爲最貴應得多價云何不售諸臣荅言人生時雖貴死爲最賤人頭尚無有欲見況當有買者王問言一切皆賤唯此頭賤荅言一切皆賤王言若一切人頭皆賤今我頭亦賤耶爾時耶奢怕不敢荅王言耶奢直實荅我耶奢荅言實如王言實亦不異王言我頭與此不異者汝何爲遮我不使禮拜汝若是我真知識者應當勸我禮拜何緣我自作禮拜汝便嗤笑我今頭有所直應當敬禮貿易貴頭後無所直云何可用貿易勝頭若是我親善知識者曼我頭有所直應當勸我作禮使我將

來得諸天身賢聖勝頭昔阿恕伽王供養衆僧爾時宮中有一下賤婢見王作福自責先業心生不樂作是念言王福復轉增我罪轉多何以故王先身修福今得富貴今日重作將來轉深我先身有罪今爲斷下今日無以可用修福將來轉賤何有由期衆僧食訖此女糞埽中得一銅錢以此一錢卽施衆僧心生歡喜其後不久得病命終生王夫人腹中滿足十月生一女子端正殊妙然其右手急拳年滿五歲夫人白王所生女子一手急拳王喚著前王爲摩手手卽得展當手掌中有一大金錢隨取隨生不會有盡王

怪所以將問耶奢此女先身作何福德令此掌中常生金錢耶奢荅言先身之時是王宮人糞埽中得一銅錢用施衆僧以是因緣得生王宮以此布施衆僧因緣手把金錢用不可盡昔阿恕伽王庫藏之中有一缺如意珠是昔阿闍世王寶鑑一甲上有文字阿恕伽王見此珠上有文字而作是言遺將來世貧窮阿恕伽王王得是語極生瞋恚作是言曰阿闍世作一國王而我王閻浮提云何言我貧窮也有一智臣荅言試珠所能王卽遣人試珠所能有捉珠者能使所刺都不得近身上有瘡捉便得愈寒時得暖熱時

清涼此珠力故能使服毒自然消化著濁水中能使四十里濁水自然澄清王庫藏中雖有種種珠乃無此一珠王自思惟我實貧窮彼阿闍世王有此寶鑑唯留缺壞一甲德量如是當知先舊佛在時人福德深厚我之薄福生在佛後昔阿恕伽王使上座耶奢請尊者賓頭盧耶奢語王好煎酪酥極令香美尊者賓頭盧將八萬四千羅漢一時來至僧集坐定王自行水手自過食與尊者賓頭盧飯純酥用澆王白尊者酥性難消能不作病尊者荅言不作患也何以故佛在世時水與今日酥氣力正等我身是彼時身以

是之故今不爲患王問言何由乃爾尊者賓頭盧伸
手入地下至四萬二千里取地肥示王而語王言今
人薄福肥膩之事肥中肥膩皆流入地以是因故知
佛在時人福德深厚昔阿恕伽王時太史占相白如
是言王有衰相王問太史云何禳却太史荅言唯有
修福可得禳却王時卽造八萬四千塔作諸功德王
問太史惡相滅未太史對曰猶故未滅復問尊者耶
奢何由得滅尊者荅言王自修福專於一已故此福
輕勸一切共修福者斯誠寬曠福鍾亦重可以禳災
可以除害王聞是語卽著微服勸諸國人索物作福

到一貧女人舍爾時女人唯有一氈以障身體聞作
福聲心生歡喜卽入屋裏向中過氈授與王語言何
不自出過與荅言唯有此氈以障於身今脫布施身
形裸露不得自由王聞是語歎未曾有還至宮中以
諸夫人衣服璆珞來迎此女請爲姊妹封大村落以
布施之功華報如此受果在後昔阿恕伽王遍行勸
索欲用作福到一貧家夫婦二人著麤弊衣粗得遮
體語言阿恕伽王憐愍百姓欲使得福勸共作會貧
人夫婦心中自責我先身時由慳貪故今得貧窮今
日無財可以修福夫婦議言我等當以身質財福業

難值得財與者不亦快乎夫婦相將卽詣富家語言
與我七枚金錢夫婦身質滿七日若不得者我身及
婦爲汝奴婢長者聞已歡喜卽與七錢于時夫婦尋
齋此錢與勸化者勸化者問言汝從何處得此錢來
以用布施夫婦荅言貧乏絕無錢財欣遭福田無以
修福從富長者假此錢以身爲質若其過限夫婦二
人許爲奴婢勸化者言如是質假其事甚難何用布
施貧人荅言先身不作今日以厄受此貧苦故今努
力傭假布施以是因緣願使將來之身必得富樂王
到宮中自以已衣服瓔珞及所乘馬并諸夫人衣服

瓔珞卽與彼封大村邑阿恕伽王如是勸化作福惡
相卽滅也昔阿恕伽王欲取阿闍世王所舉舍利阿
闍世王著恒河中作大鐵劔輪使水輪轉著舍利處
種種方便取不能得問蓮華比丘云何可得比丘荅
言擲數千斛柰著中可得止輪尋用此語以柰著於
水中偶試一柰柰墮機關孔中劔輪卽定更不廻轉
然大龍王守護都不可得王時問言何由可得荅言
龍王福勝無由可得問言云何知彼福勝荅言以金
鑄作龍像及以王像以秤秤之重者福勝卽時秤量
龍像倍重王見此事卽勤修福旣修福已復更鑄像

復更秤量王像龍像秤量正等王更修福復更鑄像
 秤看王像轉重王知像重將諸軍衆往到水邊龍王
 自出獻種種寶王語龍言阿闍世王遺我舍利我今
 欲取龍王自知威力不如卽將王至舍利所開門取
 舍利與阿闍世王所造油燈始欲盡澌舍利旣出燈
 亦盡滅王怪而問蓮華比丘云何阿闍世王裁量油
 燈至取舍利方始乃滅尊者荅言彼時有善算者計
 百年中用爾許油用如是計故使至今

阿育王傳卷第二 終
 音釋

炙之石切 皁許故切 以唾湯卧切 瘡楚辭切 蹕亦毗切
 也燔炙也 皁網也 瀑與暴同 枕五忽切 羽葆羽葆切
 也倒皁也 皁居又切 髮髮如兩切 羽葆羽葆切
 骸骸骨也 焦悴焦悴憂瘁切 秦秦若切 燭正作攫厥縛切
 幕帷幕也 摠先才切 摘枝也 禳如陽切 裸赤體也 秤上昌孕切
 也貿莫候切 鎧可亥切 禳除竊殃切 裸赤體也 秤上昌孕切
 也貿莫候切 鎧可亥切 禳除竊殃切 裸赤體也 秤上昌孕切

何

西晉安息國三藏安法欽譯

三

卷三

阿育王傳卷第三

西晉安息國三藏安法欽譯

優波毘多因緣第七

佛於摩突羅國告阿難言我百年後摩突羅國有毘多長者之子名優波毘多教授禪法弟子之中最爲第一雖無相好化度如我我涅槃已後當大作佛事其所教化阿僧祇衆生皆令解脫得阿羅漢者人使捉一四寸之籌擲著窟裏積滿其中此窟長短四十六尺廣狹則有二十四尺佛告阿難言汝今見是青樹林不唯然已見阿難此是優留曼茶山我百年後

傳

阿育王傳卷第三

二

卷四

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優留曼茶山當作僧房而度
優波毬多摩突羅國有二長者子一名那羅二名跋
利於優留曼茶山當起僧房閑暇清淨能生禪定房
舍卧具悉皆具足遂名那羅跋吒阿練若處阿難白
佛言世尊優波毬多所化度者多所利益佛告阿難
優波毬多非但今日多所化度乃於往昔無量劫時
亦多所利益欲得聞者至心聽之當爲汝說往昔優
留曼茶山有五百辟支佛止住一面五百仙人復在
一面五百獼猴亦住一面爾時五百獼猴之主往辟
支佛所生歡喜心採華拾果與辟支佛時辟支佛結

跏趺坐入於禪定獼猴合掌在其下頭學辟支佛結
跏趺坐後辟支佛入於涅槃獼猴過華果與都無取
相於是獼猴挽衣推排亦不動搖知涅槃去用爲懊
惱便向山一面見五百婆羅門或卧棘刺或卧灰土
或翹一脚或舉一手或自倒懸或五熱炙身卧棘刺
上者獼猴便收棘刺遠棄卧灰上者亦收灰土而遠
棄之舉一手者挽手令下倒懸之者挽其索絕翹一
脚者挽其脚展五熱炙身者遠棄其火怪彼所作卽
於其前結跏趺坐五百仙人各作是言獼猴今怪我
等所作我等試學獼猴所作便跏趺坐思惟繫念無

師自悟七覺意法自然在前卽得辟支佛而作是念我等今得辟支佛道皆由獼猴之所教授具以華果供養獼猴獼猴壽終便以香薪燒而供養阿難爾時獼猴者今優波邴多是昔爲獼猴猶能利益五百仙人使得道證佛語阿難汝捉我衣卽便捉衣遂卽相將向罽賓國到罽賓國已佛告阿難此地平整甚大寬廣阿難白佛言如是世尊復告阿難我百年後有比丘名摩田地當安佛法於罽賓國此罽賓國多饒房舍卧具坐禪第一佛從是漸進向拘尸那城佛欲殷涅槃告摩訶迦葉言於我滅後當撰法眼使千年

在世利益衆生迦葉答言請受尊教佛入世俗心而作念言釋提桓因應來我所釋提桓因知佛心念卽至佛所佛語釋提桓因我去世後汝當護持我之遺法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唯然受教佛亦入世俗心而作心念四天王天應至我所時四天王知佛心念卽來佛所佛告四天王我涅槃後當擁護善法唯然世尊當受聖教佛敕摩訶迦葉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已便至拘尸那城娑羅林中雙樹間宿涅槃時至告阿難言汝於娑羅林中北首敷置我於今日中夜當入涅槃而說偈言

諸有皆洄洑 生老如波浪 渡死之大海

捨身如棄楫 至無畏涅槃 免魔竭大怖

三有海淵廣 解脫師能渡

說此偈已卽入涅槃如是乃至起八舍利塔第九瓶
塔第十灰炭塔乃至釋提桓因及四天王以香華音
樂末香塗香供養舍利而作是言佛付囑我等法而
般涅槃從今已去當護持佛法帝釋告提頭賴吒汝
當擁護東方佛法復告毗樓勒汝當擁護南方佛法
告毗樓博又汝當擁護西方佛法告毗沙門天王汝
當擁護北方佛法所以者何未來當有三邪見王毀

滅佛法佛之所記汝當護持佛滅度後數千億萬阿
羅漢等悉入涅槃諸天空中出大音聲而作是言諸
佛弟子皆從佛去法燈欲滅大闇將至若不聚集三
藏經書若諸羅漢入涅槃已佛法卽滅釋提桓因將
四天王及諸天衆往尊者摩訶迦葉所頭面作禮而
白迦葉言尊者如來之法付囑尊者尊者今當聚集
法眼令諸天人千載之後利益衆生迦葉卽時於虛
空中打大捷椎三千世界皆聞其聲五百羅漢卽來
集於拘尸那城迦葉語阿那律言諸羅漢中誰有不
來答言唯有尊者憍梵波提在尸利沙宮而未來至

迦葉問言今此衆中誰爲下座弗那荅言我是下座尊者語言汝能從僧如法教不弗那荅言我能從順尊者言善哉善哉汝能爲下座莊嚴衆僧今可往彼尸利沙宮語憍梵波提言迦葉等比丘僧喚汝此間今有僧事喚於大德弗那卽往至尸利沙宮白憍梵波提言迦葉等比丘僧今有僧事暫喚尊者荅言長老弗那應言如來等比丘僧何以乃言迦葉等比丘僧佛不入涅槃耶將非外道壞佛法也將非惡比丘破和合僧也弗那言如尊者語如來已入涅槃法橋已壞法須彌山已崩聲聞由乾陀山已壞尊者憍梵

波提言世尊若在閻浮提者我可往彼今已滅度閻浮提內空曠不樂我何故去我今乃欲入於涅槃遙以我心頂禮迦葉及衆僧足作是語已卽入涅槃於是弗那還閻浮提到衆僧前向上座言憍梵波提不肯來下禮上座足并諸衆僧卽入涅槃到此命已而作言曰十力大象沒象子亦隨沒諸阿羅漢等多有隨佛而涅槃者摩訶迦葉作是制言未集法藏不聽比丘入於涅槃乃集五百諸阿羅漢皆共和合欲集法藏又語阿難長老汝是佛弟子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從佛有清淨行知見具足最後法中利安衆

僧佛所讚歎尊者迦葉告諸比丘佛般涅槃衆人雲
集此處妨闢我等宜向閑靜之處撰集經法於是乃
與五百羅漢向王舍城尊者阿難將弟子婆闍弗哆
遊行婆利闍聚落時彼聚落四部之衆聞佛涅槃皆
生悲苦悶絕懊惱阿難見已生哀愍心昇師子座爲
說法要解喻其意時有弟子婆闍弗哆觀其和上尊
者阿難猶是學人未得羅漢卽向阿難而說偈言

安靜樹下坐 寂滅證涅槃 瞿曇應入定

莫修放逸行 不久得寂滅 涅槃清淨法

婆闍弗哆說如此偈覺悟阿難阿難聞已竟夜經行

坐禪念定於後夜初右脇亞地頭未到枕諮爾意解
得阿羅漢卽向王舍城尊者摩訶迦葉亦將五百羅
漢到王舍城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聞迦葉將五百羅
漢在王舍城莊嚴城池修治道路出城往迎王先獲
得無根信故見世尊時自投象下今見尊者摩訶迦
葉亦投象下尊者以神通力接令無患卽語王言如
來神足捷疾不似聲聞聲聞極用功夫方得神足自
今已往若見我等莫投象下如見佛時王言唯然受
教時阿闍世王五體投地頂禮尊足合掌而言如來
涅槃我不得見尊者涅槃必使我見答言爾許可王

已卽告王言我今欲集如來法眼唯願大王爲我檀越王言願諸比丘終身受我房舍卧具病瘦醫藥衣服飲食尊者迦葉卽便印可往至竹林作是念言此中多饒房舍多諸比丘或能妨闡畢鉢羅窟房舍卧具不多不少當於彼中撰集法眼於是迦葉卽共五百羅漢至畢鉢羅窟敷卧具坐而作是言未來比丘少憶念力我等於日前集法句偈於其食後當集法眼時諸比丘五百羅漢等悉皆已集而作是言我等先集何法尊者迦葉荅言先集修多羅諸比丘言今此衆中誰可使集修多羅者迦葉言阿難多聞第一

諸修多羅藏阿難盡持我等今共問於阿難而修集之卽告阿難言阿難法眼者是佛所出諸多聞者去世已盡守法藏者唯汝一人今當集法汝可說之阿難言如尊者語卽上座前觀察衆心而說偈言

比丘所行道 離佛不莊嚴 如似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衆僧中無佛 醜陋亦如是

說是偈已禮上座足卽昇高座心自念言有修多羅從佛聞者有修多羅從聲聞聞者尊者迦葉卽便問言佛於何處最初說修多羅阿難荅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柰鹿野苑中古仙住處爲五比丘三轉

法輪此苦聖諦如是廣說尊者憍陳如便作是念昔
本佛爲我說如是法今阿難說與本無異卽從座起
在地而坐說是偈言

咄哉諸有苦 迴動如水月 不堅如芭蕉
譬如幻影響 如來大雄猛 功德盡三界
猶爲無常風 漂流而不住

五百羅漢聞是偈已皆從座起在地而坐尊者摩訶
迦葉告諸比丘阿難所說爲是實不皆荅言如是阿
難如是乃至廣說修多羅藏尊者迦葉心復念言今
當使誰說於毗尼又念尊者優波離佛說持律最爲

第一一切毗尼皆從佛受當問優波離撰集毗尼摩
訶迦葉卽語優波離汝讀毗尼今欲撰集汝可說之
優波離荅言爾迦葉問言佛於何處說最初戒荅言
在毗舍離國因須達迦蘭陀子制於初戒如是第二
第三乃至廣集毗尼藏尊者迦葉作是念我今當自
誦摩得勒伽藏卽告諸比丘摩得勒伽藏者所謂四
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聖道分四
難行道四易行道無諍三昧願智三昧增一定法百
八煩惱世論記結使記業記定慧等記諸長老此名
摩得勒伽藏集法藏訖尊者迦葉而說偈言

以此尊法輪 濟諸羣生類 十力尊所說

皆當勤奉行 此法是明燈 壞破諸黑闇

無明之障翳 攝心莫放逸

尊者阿難作是念言佛臨涅槃時作是語若放捨細
微戒僧得安樂我今當向僧說是語尊者阿難向上
座頭合掌說言我親從佛聞作是言若捨細微戒僧
得安樂住尊者迦葉告阿難言何者是細微戒汝問
佛不答言不問迦葉語言汝不問此事犯突吉羅罪
阿難答言我本不以無慙愧故而不問也我以憂惱
故不問耳又復告言汝更有過佛臨涅槃時從汝索

水而汝不與汝亦是犯突吉羅罪阿難答言我實不
以無慙愧故而不取水直以爾時有五百乘車新入
水過使水擾濁是以不取又復告言汝亦曾以足躡
如來金色衣上亦是汝罪阿難答言我實不以無慙
愧心更無比丘共捉此衣迦葉言若無人共捉何不
仰擲空中若擲空中諸天自當取之汝更有過如來
爲汝說言若比丘善修四如意足者則能住壽一劫
半劫如意足中我最善修如足是三說汝時默然而不
請佛久住於世此亦是汝犯突吉羅罪阿難答言我
非無慙愧爾時惡魔蔽我心都不覺知又復告言汝

更有過汝以如來陰馬之藏示諸女人亦是汝罪阿
難荅言我不無慙愧故示諸女人所以示者欲使女
人厭患女身求男子身又復告言汝更有過汝昔慙
慙勸請如來度諸女人令使出家亦是汝過阿難荅
言我實不以無慙愧故強勸如來所以勸者我聞過
去諸佛皆有四部衆是故勸諸尊者迦葉使阿難作
六突吉羅懺悔訖告諸比丘言我等不應捨微細戒
何以故諸比丘當言七滅諍是微細戒復有比丘當
言衆學法是細微戒復有比丘當言四波羅提提舍
尼法是細微戒復有比丘當言波夜提是細微戒若

捨此細微戒諸比丘當言捨二不定法十三事乃至
四事一切皆捨諸外道若聞當言瞿曇沙門所有之
法如似於煙隨佛在時修持諸戒佛涅槃後諸比丘
等欲持者持欲捨者捨尊者迦葉告諸比丘言佛作
是語我所制者皆悉制之我所不制者慎莫制之如
我所制不增不減比丘等當奉禁戒使善法增長
不善法者當令永滅以是義故佛所制戒皆應護持
若如是者法得久住

摩訶迦葉涅槃因緣經第八

尊者迦葉集修多羅及阿毗曇毗尼已訖入願智三

昧觀所集法藏無闕少不思惟已訖知無闕少五百
羅漢亦入願智如是觀察迦葉自念如來是我大善
知識當報佛恩報佛恩者所謂佛所欲作我已作訖
以法饒益同梵行者爲諸衆生作大利益示未來衆
生作大悲想欲使大法流布不絕爲無慙愧者作擯
羯磨爲慙愧者作安樂行如是報恩皆悉已竟重作
思惟我極年邁身爲老壞臭爛之身甚可厭患涅槃
時到尊者迦葉以法付囑阿難而作是言長老阿難
佛以法藏付囑於我我今欲入涅槃以法付汝汝善
守護阿難合掌荅尊者言唯然受教時王舍城有一

長者生一男兒合衣而出衣名商那卽名此兒爲商
那和修以漸長大將入大海迦葉語阿難言商那和
修發意入海得寶來還欲作般遮于瑟若作會已汝
度令出家以法付囑迦葉付囑阿難佛法已作是思
惟我今應當至於大悲難行苦行婆伽婆善知識無
量淨善功德之所熏修真妙舍利所在之處皆自往
至禮拜供養便飛至四塔所極上恭敬禮拜已復更
往八大舍利塔所禮拜供養如大鴈王飛至大海莎
竭羅宮敬禮佛牙敬禮佛牙已向於天上如金翅鳥
屈伸臂頃至忉利天時釋提桓因與諸天衆禮拜供

養尊者迦葉已釋提桓因觀察摩訶迦葉而作是言尊者今來欲供養舍利而入涅槃故來至此迦葉荅言我今欲來敬禮如來牙禮如來髮如來天冠如來鉢今者是我最後供養時釋提桓因及諸天等聞最後語低頭悲慘憂愁苦惱釋提桓因自取佛牙恭敬授與尊者迦葉尊者迦葉舉著額上以牛頭栴檀曼陀羅華供養佛牙供養已語諸天衆慎莫放逸作是語已從彼天沒還王舍城時尊者阿難受付囑已恒常隨逐未曾捨離與入涅槃或不覩見是故隨逐尊者迦葉語阿難言汝獨入王舍城乞食我亦欲獨入

王舍城乞食尊者阿難於中前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以三種善事以真善色根二以多聞總持真善說法能令聽者無有厭足三以阿難之名真善利益尊者摩訶迦葉亦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作是念阿闍世王本與我有要若涅槃時必當語我我今當往卽到阿闍世王門中語守門人言爲我白王摩訶迦葉今在門外欲見於王守門人言王今眠睡尊者復言可覺語之守門人言王甚難惡不敢覺之後自覺時我當白語尊者復言今若覺者好爲我語摩訶迦葉欲入涅槃故來相語於是尊者迦葉至雞脚

山三岳中坐草敷上踟躕而坐作是念言我今此身著佛所與糞埽衣自持已鉢乃至彌勒興世之時令不朽壞使彌勒弟子皆見我身而生厭惡尊者迦葉作是念言若阿闍世王不見我身沸血當從面出命不存濟尊者迦葉已捨命行唯留少壽卽時大地六種震動尊者迦葉將欲入定作是念言若阿難阿闍世王來時山當爲開令其得入若還去時山復還合釋提桓因將數萬諸天以天曼陀羅華天末香供養尊者摩訶迦葉舍利禮拜供養已山卽自合覆尊者身釋提桓因見尊者迦葉放捨身命中惱熱如來

涅槃若惱少息今日尊者迦葉入於涅槃將復重苦畢鉢羅窟神聞尊者涅槃作如是言今日此窟卽便空曠摩竭國界悉皆空寂里巷窮酸苦厄羸劣貧賤之者彼恒悲愍爲作利益今彼諸苦厄之衆失於覆護從今已去遂當貧窮乏於善法今日法岳崩壞法船已沒法樹已摧法海枯竭今日諸魔得大歡喜一切天人哀摧悲泣讚已卽還天上尊者阿難乞食已訖深自思惟諸行無常時阿闍世王夢天梁折壞覺已心生驚怖守門者來白王言向者摩訶迦葉故來白王欲入涅槃王聞是語悶絕躡地以水灑面小得

醒悟於是王卽詣竹園禮阿難足白言尊者迦葉今日欲入涅槃阿難荅言已入涅槃王復問言示我尊者身處我欲供養於是阿難將王向雞足山王旣至已山自開張王與阿難卽見尊者天曼陀羅華天末香牛頭栴檀覆其身上阿闍世王卽舉兩手舉身投地從地起已索栴檀薪阿難問言欲作何等荅言欲闍維尊者阿難言尊者摩訶迦葉以定住身待於彌彌不可得燒彌勒由時當將徒衆九十六億至此山上見於迦葉爾時衆中皆作是念聲聞身小彼佛亦然皆生輕想摩訶迦葉踊身虛空作十八變變身爲

大卽時彌勒從迦葉取釋迦文佛僧伽黎當摩訶迦葉現神變時九十六億沙門見其身小道德充備神通如是深自慚愧憍慢心息皆成羅漢阿闍世王設供養已卽便還去阿難亦去二人去後山自還合阿闍世王合掌白尊者阿難言如來涅槃我不得見尊者迦葉入於涅槃我亦不見若尊者入涅槃時必使我令見阿難荅言爾至後商那和修安隱得還安置珍寶而向竹林時尊者阿難在精舍門前經行商那和修直向阿難所禮阿難足在一面立作是言我本發意入海期安隱還當爲佛及僧作般遮于瑟今佛

在何所尊者答言佛已入涅槃卽時悶絕躡地以水灑面還得醒悟又問尊者舍利弗目犍連摩訶迦葉爲何所在答言盡入涅槃商那和修白阿難言大德我欲作般遮于瑟尊者答言可隨意作乃作般遮于瑟訖阿難語言汝已作財施今可作法施問言尊者欲使我作何等法施尊者答言於佛法中出家是名法施商那和修答言爾爾時阿難卽度令使出家爲受具足乃至爲白四羯摩商那和修言我本生時著商那衣我今盡形受持此衣卽得總持阿難所持入萬四千法藏悉能受持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知三

藏尊者阿難在竹林園中聞一比丘誦法句偈言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得見水老鶴尊者阿難在傍邊過已語言子佛不作是說佛所說者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得解生滅法阿難語言子有二種人謗佛何等爲二一者多聞不解義理空無果報二者顛倒解義是名爲毒若解正義得涅槃果彼此丘往至和尚所而白師言尊者阿難道此偈非是佛語彼此丘和尚言尊者阿難老朽忘悞汝但如前讀誦阿難還來聞讀此偈如前不異阿難語言子我不語汝佛不作是說耶彼此丘答言我

和尚言阿難年已老耄不憶此語汝但如本讀阿難思惟言我躬自爲說終不信受阿難入定觀頗有比丘能使此比丘改是語不亦復無有能使改者舍利弗目犍連摩訶迦葉皆入涅槃我今當向誰說如此事我亦當入於涅槃佛之法眼足千年住我今但當涅槃我同學善伴久已過去今日親厚莫過身念處尊者阿難語商那和修佛以法付囑尊者迦葉迦葉以法付囑於我我今欲入涅槃汝當擁護佛法摩突羅國有優留曼茶山當於彼立塔寺時有長者兄弟二人一名那羅二名跋利佛記此二檀越當於此優

留曼茶山造僧阿練若處摩突羅國有長者名邈多當生一子名優波邈多汝好度使出家佛記此人我百年後當大作佛事商那和修荅言唯然受教尊者阿難付囑商那和修佛法已於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而生念言阿闍世王與我有要我今當往辭阿闍世王卽到阿闍世王門語守門者言汝往白王阿難今在門外欲得見王時守門人見王眠睡還白尊者阿難言王今睡眠阿難語言汝往覺之荅阿難言王甚性惡我不敢覺又復語言王若覺時可白王言阿難今者欲入涅槃故來語王尊者阿難乞食食訖

思惟我若於王舍城入於涅槃阿闍世王與毗舍離
常不相能阿闍世王以我舍利不與毗舍離我若毗
舍離入涅槃者毗舍離人以我舍利亦不與阿闍世
王二國共諍於理不可我今於恒河中當入涅槃尊
者阿難往詣恒河所阿闍世王夢見爲王捉蓋之人
折於蓋莖王夢見已恐怖卽覺守門者言向者阿難
故來辭王欲入涅槃王聞此語悶絕躡地以水灑面
還得醒悟王醒悟已問言阿難去可近遠欲在何邊
入於涅槃時竹林園神來語王言阿難向毗舍離入
般涅槃王聞此已卽集四兵往詣恒河毗舍離神語

毗舍離人尊者阿難向此涅槃毗舍離人聞神語已
卽集四兵往趣恒河旣至河已尊者阿難乘船在於
恒河中流阿闍世王見尊者時頭面禮足合掌而言
如來三界明燈已棄我去汝是我明燈是我歸依願
見哀愍莫見棄捨入於涅槃毗舍離人禮尊者阿難
足合掌而言唯願尊者在毗舍離入般涅槃尊者阿
難欲入涅槃卽時大地六種震動時雪山中五百仙
人皆具五通而作是念今以大地以何因緣六種震
動觀見阿難欲入涅槃是以大地六種震動彼仙人
中有一導首將五百仙人翼從而來至阿難所敬禮

其足合掌而言聽我出家阿難心念言我諸賢聖弟子今當來至作是念已五百羅漢自然來至尊者阿難化彼河水變成金池乃至五百仙人出家皆得羅漢是諸仙人在恒河中受戒故即名為摩田提所作已辦得阿羅漢禮阿難足合掌而言佛最後弟子須拔陀先佛涅槃我今亦是阿難最後弟子欲入涅槃不忍見於和尚涅槃尊者阿難語言世尊以法付囑於我而入涅槃我今亦付囑汝之佛法而入涅槃汝等當於罽賓國中豎立佛法佛記我涅槃後當有摩田提比丘當持佛法在罽賓國尊者阿難以法付囑

摩田提比丘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令諸檀越作喜樂心已入風奮迅三昧分身為四一分向忉利天與釋提桓因一分至大海中與莎竭羅龍王一分與阿闍世王一分與毗舍離諸梨車等如是四處各皆起塔供養舍利

摩田提因緣第九

摩田提作是念言和尚阿難付囑我佛法使我以佛法安置罽賓國時罽賓國有一大龍先在彼住摩田提即向罽賓國結跏趺坐作是念若不惱觸龍此龍終不可降即時入定令罽賓國六種震動龍瞋恚而

起放雷電霹靂雨大雹雨尊者摩田提入慈心三昧
乃至不能動衣一角況能動身化彼雷電霹靂及以
大雨作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華優鉢鉢羅華龍
復雨於劒輪刀稍種種器仗摩田提復化作七寶復
雨大樹復雨大石山摩田提化彼樹山爲飲食衣被
復注大雨七日七夜尊者接雨著大海中又口中出
火欲燒尊者尊者變火爲真珠彼復化作數千龍身
尊者化作數千金翅鳥龍見金翅鳥恐怖走來至尊
者所問言尊者欲何所爲蒼言可受三自歸龍復問
言欲作何事尊者蒼言與我此處龍言不與尊者復

語龍言佛臨涅槃時記此國當作安隱坐禪之處龍
問言是佛所記耶蒼言是佛所記龍問言欲得幾許
地蒼言欲得一坐處摩田提卽時現身滿闍賓國踰
跌而坐龍問言用爾許地爲蒼曰我今有諸伴黨卽
復問言有幾伴黨蒼言有五百羅漢龍言若減一人
還歸我土尊者入定觀於佛法隨幾時住世此阿羅
漢常能滿足五百不耶觀必常有五百不減蒼言爾
龍言與之尊者將無量人來入此國自安村落城邑
摩田提將人飛向香山中欲取鬱金種來至闍賓種
之時香山龍瞋恚護之龍復問言須幾時種蒼言隨

有佛法時問曰佛法幾時荅言佛法千歲龍言隨有佛法時與汝鬱金摩田提作是念我和尚約敕我以佛法著罽賓國廣作佛事我已作竟今涅槃時到卽踊身虛空作十八變使諸檀越得歡喜心而大饒益同梵行者譬如以水滅火入於涅槃以栴檀薪燒訖收骨起塔

阿育王傳卷第三 終

音釋

挽 武遠切 翹 祈亮切 曳也 舉也 洄瀘 洄 胡隈切 瀘 房六切 洄瀘水旋流也 棧 越

切 簞 稍 色角切 筏也 矛屬

阿育王傳卷第四

西晉安息國三藏安法欽譯

商那和修本緣第十

尊者阿難將入涅槃商那和修向摩突羅國於其道中到一寺邊名爲毗多會值日沒卽宿彼寺時此寺中有二摩訶羅比丘共論議言我昔聞商那和修作是言若有比丘小戒不犯是名勝戒聞事都盡更無異聞名爲多聞商那和修聞此言已語摩訶羅言商那和修不作是語其所說者作如是言見清淨者名淨持戒持戒淨者名第一戒如聞而行名爲多聞不

如汝言摩訶羅言汝是商那和修耶答言我是摩訶
羅問言汝以何緣名商那和修汝爲受持商那衣故
名商那和修爲以過去善業緣故名商那和修尊者
答言以二因緣名商那和修一以受持商那衣故二
以過去善因緣故名商那和修又問言曰過去因緣
其事云何尊者答言過去之時波羅柰城有一商主
與五百商人共入於海道中見有一辟支佛身有病
患時此商主共諸商人即便停住隨醫所教飲食湯
藥而治辟支佛辟支佛以漸得瘥時辟支佛著商那
衣商主即便諮辟支佛欲與氎衣語辟支佛言今可

捨是商那之衣著此氎衣辟支佛答言我以此衣出
家亦以此衣得道今當以此商那之衣而入涅槃商
主語言唯願尊者莫般涅槃共我入海入海還來我
當終身供給尊者飲食卧具病瘦湯藥辟支佛言我
今不能入於大海子好發歡喜當大得功德於商主
前卽飛虛空作種種變而入般涅槃爾時商主卽我
身是我以供養彼舍利訖卽發正願使我未來遭值
聖師復過於千百千萬倍如今聖師所得功德我悉
得之使我將來所生之處威儀法則及以衣服如辟
支佛以是願故生便常著商那衣服乃至出家亦常

著之壇上盡形受持是衣卽便問言云何受持是衣
荅言我受具戒時求盡形受持是衣以是義故名之
爲受摩訶羅言汝名真好尊者商那和修漸漸到摩
突羅國於優留曼茶山跏趺坐時此山有二龍子兄
弟相將與五百眷屬俱尊者商那和修作是念言若
不惱觸此龍龍終不起卽作神變動優留曼茶山龍
瞋卽放大惡風雨趣尊者所爾時尊者入慈心三昧
慈三昧法蠱毒水火不能傷害亦如尊者摩田提降
龍之法龍子生於未曾有想卽發信心白尊者言欲
何約敕尊者荅言聽我於此作衆僧住處龍言不聽

尊者商那和修言佛記涅槃後優留曼茶山當有阿
練若住處名那羅跋利吒坐禪第一龍子言是佛所
記耶荅言實是龍言若是佛所記者隨意聽作尊者
入定觀察檀越爲由未也知已出世便卽於晨朝著
衣持鉢入摩突羅城次第乞食至長者那羅跋利門
中語長者言汝與我錢我今欲於優留曼茶山作阿
練若住處長者言我何故與汝錢耶荅言佛本記言
我涅槃後摩突羅國中有一長者兄弟二人一名那
羅二名跋利於優留曼茶山作阿練若住處住處卽
名爲那羅跋利長者言佛所記耶荅言是佛所記於

是長者卽出其錢於彼山中作僧住處遂名爲那羅跋利精舍商那和修入定觀察毬提長者爲出生未也觀其已生復觀毬提彼生子未猶未生子以漸教化毬提使向佛法尊者商那和修化彼之時將多比丘往入其家後以漸將少乃至獨已一身往至其家長者言尊者無有一比丘將至我家耶荅言我等無有奉侍供給之人若信樂出家者隨逐我後毬提言我身樂世俗未能出家逐尊者後若生子者當使出家共相供給尊者言汝好憶是語慎勿忘之毬提後便生一子字阿失波毬多以漸長大尊者言汝先言

要有子與我今已有子可以與我聽使出家荅言我唯有一子不得相與若更有子當與尊者言爾後生一子字檀泥毬多以漸長大尊者言汝先有言要若更有子許當與我今已有子應當與我聽使出家毬提荅言我一子當守護錢財一子在外聚斂錢財更有第三子當與阿闍黎尊者言爾如是不久生第三子端正殊特出過於人貌如諸天卽立名字爲優波毬多以漸長大安著賣香肆上案理市賣大得宜利尊者觀毬提爲生子未見已生子便往到毬提所語言汝先言要若有第三子許當與我今已有子應當

與我聽其出家毬提言若不斷我利便與尊者度令
出家當爾之時魔王遍告摩突羅國可詣毬多市買
因魔告故遂多人市極大得利尊者和修往優波毬
多所優波毬多於市賣香尊者見已而語之言子汝
於市買中爲淨心爲不淨心優波毬多荅言我不知
云何名爲淨心云何名爲不淨心耶尊者修言汝
與貪欲瞋恚心相應名爲不淨心不與相應名爲淨
心子若能知心所緣處者若心緣不善者以黑石左
邊著若心緣善者以白石右邊著教毬多念佛及不
淨觀初日二分黑石一分白石第二日半黑半白以

漸乃至純白無黑純善心無惡心如法斷事無非法
斷事摩突羅城有姪女名婆須達多其婢於優波毬
多邊買香姪女瞋言汝爲偷來何邊多得是好香耶
荅言大家我實不偷有毬提子名優波毬多性好平
等如法市買姪女卽於優波毬多生欲著心遣婢往
語優波毬多言我大家無所須遂欲得相見毬多荅
言非是相見時婆須達多姪女先來常法得五百金
錢與人一宿姪女更遣婢語毬多言我不用一錢可
暫一來與我相見時有大長者子先共姪女夜宿北
方有賈客主大齋珍寶至摩突羅國賈客主問人言

此城中誰是最第一姪女有人荅言有婆須達多姪女爲最第一得五百金錢與人一宿賈客主聞是語已卽持五百金錢著好衣服瓔珞往至姪女所時彼姪女貪此賈客五百金錢故殺大長者子埋著屋裏長者子眷屬推覓至姪女家發掘得之乃至啓王言姪女婆須達多殺長者子王言捉姪女婆須達多剗其耳鼻截其手足推著塚間優波迦多聞是事已而作是言彼女本以色聲欲樂因緣喚我今被割耳鼻截其手足若欲往者今正是時其本莊嚴衣服示現貪慾不宜往彼今爲貪慾解脫者應往彼看優波迦

多將一侍者往到塚間婢以舊恩義故爲其驅鳥婢語大家言優波迦多來姪女語婢捉我耳鼻手足相近皆使相著以疊覆上優波迦多在前而立婆須達多語優波迦多言我平安時遣人喚汝汝言非是時今日我受困厄身被剪削何以看我尊者迦多荅言姊妹我不以欲事來至汝邊我欲知慾實相故來爲貪慾所盲者不見汝實相汝本以色欺誑世間今還住本實相薄皮覆其上血澆肉塗千筋以纏縛千脉通肥膩觀外如似好觀內穢惡充滿外假香熏遮內穢惡臭氣充滿汗淚垢臭水洗以遮之若能聽佛語

欲能生怖畏憂愁苦惱百千種患皆從貪慾生慾爲智者訶若能捨慾穢卽時得解脫遊於八正路獲得於涅槃姪女婆須達多聞是語已厭惡三有於佛法中生信敬心語優波毬多言如汝所說智者所稱可法實相亦然唯願悲愍爲我說之優波毬多卽爲說四諦法輪苦諦如鎔鐵集諦如毒樹滅諦斷癡愛八聖道爲出要又復苦者如毒如癰如瘡生苦者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苦行苦壞苦總而言之三界受生皆亦是苦優波毬多觀察姪女身體實相離欲見諦得阿那舍婆須達

多聞法得見諦得見諦已讚毬多言善哉善哉汝今爲我以閉三惡道開善趣門向涅槃徑我今歸依佛法僧優波毬多爲說法已卽便還歸還歸不久婆須達多命終卽生忉利天時有天神語摩突羅人優波毬多爲婆須達多說法得須陀洹命終得生忉利天國人聞已取婆須達多身種種供養時商那和修至毬提所而語之言與我優波毬多度使出家荅言使我得利不絕當令出家尊者商那和修以神通力使毬提得利不絕毬提日日稱量得利不絕故不欲放商那和修言佛記優波毬多我涅槃百年之後當施

作佛事汝當放使出家。迦提卽便聽使出家。尊者商那和修將優波迦多向那羅跋利阿練若處。與受具足。白四羯磨訖。得阿羅漢。商那和修語優波迦多言。佛記汝我百年後當有比丘名優波迦多。雖無相好。而作佛事。我聲聞中教授坐禪最爲第一。今正是時。汝好作佛事。優波迦多言。唯然。受教。優波迦多欲於摩突羅國。欲大說法。國人聞優波迦多說法。百千萬人皆來雲集。優波迦多觀如來說法時。諸人坐法云。何皆如半月坐。今日亦使四衆如半月坐。觀佛云。何說法。佛先說於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爲不淨出世。

爲要如諸佛常說法。說四聖諦。優波迦多亦如諸佛次第說法。欲說四諦。魔卽雨真珠珍寶。壞亂衆心。使無一得道尊者。優波迦多觀誰所作。知魔所作。後日無央數人聞優波迦多說法。雨真珠珍寶。皆欲來取。以是因緣。衆人多來。第二說法。復雨金寶。乃至無一人得道尊者。入定觀察。爲誰所作。知魔所爲。第三日。國土人盡來雲集。聞尊者說法。初雨真珠。第二雨金寶。第三日。魔王化作天女。作天妓。樂惑亂人心。未得道者。心皆惑著於天樂。乃至無一人得道。如是魔大歡喜。而作是言。我能破壞優波迦多說法。尊者優波

毬多在樹下坐入定觀察是誰所作魔便以曼陀羅華作華鬘著優波鞠多項上尊者卽觀是誰所作方乃知是魔之所作尊者優波鞠多作是念魔數數壞亂我說法佛何以不降伏彼觀佛本意欲使優波鞠多而調伏之以是故佛不降伏尊者觀魔可調伏時至未卽知今正是時尊者優波鞠多以三種死屍一者死蛇二者死狗三者死人以此三種化作華鬘卽往魔所魔見歡喜而作是言優波鞠多於我亦不得自在魔卽伸頭受其華鬘優波鞠多以三屍結於魔項魔見三屍著項而作是言豈應捉是死屍著我項

許耶尊者言如比丘不應著華鬘而汝著之亦如汝不應以死屍結項而我結之今可隨汝力所作汝今何爲而與佛子共鬪如大海波浪觸摩梨山魔卽自欲挽此屍却如似蚊蚋欲移須彌不能令動魔欲解項死屍亦復如是魔大瞋恚踊身虛空而作是言我雖自不能得解脫我諸天足能解之優波鞠多語魔言汝向梵天釋提桓因毗沙門天向魔醯首羅天婆婁那天乃至入於大火不能令燒入於大水不能爛彼諸天等欲解汝縛永不能得於時魔王不用尊者之言尋至彼諸天所求請解縛然諸天等皆云不能

乃至到梵天所合掌言爲我解却梵天答言十力世尊弟子所作我力微弱終不能解假使毗藍猛風不能吹却寧以藕絲懸須彌山欲解此縛無有是處魔語梵王言汝不能解我當歸誰梵王語言汝疾皈依優波邇多乃可得脫如因地而倒還扶地而起若不皈依則壞汝天上之樂壞汝名稱尊貴一切諸樂魔見如來弟子勢力大梵天王猶言語恭敬佛之勢力何可度量若欲加惱於我何事不能大悲憐愍故不加惱於我今日始知如來具足大悲成就大慈得真解脫我爲無明所盲處處觸惱然佛慈悲平等未曾

惡語加我受梵王語已卽時破除憍慢之心往優波邇多所五體投地長跪合掌白尊者言大家汝可不知我欲菩提樹下乃至涅槃於如來所多作惱亂尊者問言汝作何事荅言昔佛於婆羅門聚落乞食我掩蔽衆心便不得食佛以不得食故卽說此偈

快樂無著積 身體安輕便 若能於飲食

心不生貪著 其心常歡喜 猶如光音天

復於耆闍掘山化作大牛破五百比丘鉢唯有佛鉢飛在虛空我更於異時化作龍形纏縛佛身七日七夜佛臨涅槃時我化作五百乘車擾濁河水令佛不

得飲略而言之乃至數百觸惱如來如來慈愍乃至不以一惡言而見輕毀汝阿羅漢無悲忍心於天人阿脩羅前毀辱於我優波鞠多荅言波旬汝無知見捉我聲聞比度如來不可以芥子同彼須彌螢火之光等於日月一滴之水同于大海如來大悲聲聞所無佛大慈悲故不治汝聲聞之人不同於佛故我治汝魔言以何因緣我從忍辱仙人已來乃至成佛所作惱亂恒見慈愍而不加害荅言有不善因緣於佛造惡心此罪雖積佛不毀汝所以爾者意欲令我調伏於汝使汝於佛得信敬心由是心故不墮地獄餓

鬼畜生佛以是事故初不曾以一言毀汝是故於汝恒生悲心佛以善巧方便欲使汝生於信心由是少信因緣能得涅槃略而言之汝善於佛生少信心以此信心洗除昔來數於佛所惱觸之罪悉皆得滅魔聞是語身心踊躍如迦曇華樹從根次莖乃至枝條魔王歡喜舉身毛豎佛爲大慈從樹王下乃至涅槃慈忍於我如父母念子原除我過魔王於佛法生歡喜心卽起合掌白尊者言汝能使我生歡喜心是汝大恩今日當爲我解是三屍荅言先當與汝作要然後乃當爲汝解之從今日後至於法盡更不聽汝惱

亂比丘魔言當受尊教復語魔言當更爲我更作一事我雖已見如來法身不見如來妙色之身爲我現佛色身使我生愛敬心若作此事是名爲上荅言我亦先與尊者作要我若現佛身時汝慎勿爲我作禮所以然者如似伊蘭生樹死爲大象之所踐蹋尊者誑首羅長者彼時所作今爲汝作尊者卽爲解於三屍尊者優波邇多作見佛想魔卽入林化作佛身如似綠色畫新白氎作佛身相看無厭足作佛形已右邊化作舍利弗像左邊化作大目犍連阿難在後摩

訶迦葉阿菟樓豆須菩提等千二百五十阿羅漢等圍繞侍從以漸從林而出至優波邇多所尊者爾時卽起合掌諦觀而說偈言

咄哉無常

無悲愍心

能壞如是

上妙色身

佛身爲如此乃爲無常壞身心極著作見佛想尊者合掌復說偈言

快哉清淨業

能成是妙果

非自在天生

亦非無因作

面色喻蓮華

目淨如明珠

端正過日月

可愛勝華林

湛然若大海

安住如須彌 威光勝於日 徐步喻師子
顧視如牛王 色澤喻紫金 百千無量劫
淨修身口意 以是故獲得 如此勝妙身
怨見尚歡喜 況我當不敬

尊者說是偈已觀佛心至忘不憶本要忽然卽時投身五體禮敬魔言尊者云何違於言要尊者問言違何言要魔言汝許不爲作禮今云何五體投地而作禮也尊者言我知無上世尊久已涅槃見此形容如似見佛爲佛作禮不禮於汝魔言眼見汝爲我作禮云何言不尊者復言汝當聽我不違言要亦不向汝

作禮如似泥木造作於天像及佛像敬天佛故而爲作禮不禮泥木我亦如是不勝見佛心歡喜故便起作禮不以汝想爲汝作禮魔卽還復本形禮敬尊者而還天上第四日魔憶念尊者身自宣令恩德從天來下欲破貧窮欲生天欲得涅槃當詣尊者優波邇多所不見如來大悲說法者亦當詣尊者優波邇多所摩突羅城中諸人聞尊者優波邇多能調伏魔者耆舊人民數千萬衆皆來向尊者所尊者見衆悉以聚集卽上師子座說種種妙法令百千衆生得須陀洹道斯陀含道萬八千人出家得阿羅漢道於優留

曼荼山作房廣二丈四長三丈六從我受得阿羅漢者悉以一枚長四指籌著房裏一月之中有萬八千籌擲著房裏尊者如是名稱滿闍浮提皆言摩突羅國有優波毬多佛記教授坐禪最爲第一尊者商那和修度優波毬多以法付囑而念自受佛記罽賓國坐禪無諸妨難牀敷卧具最爲第一涼冷少病尊者商那和修付囑法已至彼罽賓入於禪定歡喜悅樂而說偈言

著商那衣服 成就五枝禪 山巖空谷間
坐禪而念定 誰不忍風寒 商那阿羅漢

心善得解脫 心得自在慧

尊者優波毬多在摩夷羅國優留曼荼山那羅跋利阿練若處彼山間有一老虎生於二子老虎不得食尋復命終二子失母唯至窮困尊者優波毬多往到其所以食與之爲虎子而說偈言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

日日與食與食之時於其耳中爲說此偈是二虎子壽命短促卽便命終生摩突羅國婆羅門家尊者毬多將比丘往返婆羅門家以漸漸少乃至獨到婆羅

門家婆羅門問言尊者何爲而獨來耶荅言我出家人無有僕從婆羅門言我婦懷妊若生男者當與尊者後雙生二子尊者邇多往從索之婆羅門言小待長大然後當與及年八歲尊者邇多復往從索婆羅門卽以一子與於尊者第二子言可使我去二子諍去尊者邇多語言此二子俱應得道婆羅門卽捉二子付與尊者尊者得已度令出家獲阿羅漢道尊者卽便語使採華荅言薔葡樹高不能得及尊者語言汝等是天豈無神足時二沙彌卽處空中經行樹上採華尊者邇多與諸弟子共一處立諸弟子言此小

沙彌乃有是神德乎尊者荅言此是虎之二子汝等先言何以與是虎食汝今看是虎子神力諸弟子聞已乃解南天竺有一男子與他婦女交通母語兒言與他交通是大惡法姪慾之道無惡不造聞是語已卽殺其母往至他家求彼女人竟不獲得心生厭惡卽便出家不久受持讀誦三藏經教習徒衆多諸弟子將其徒衆至尊者邇多所尊者知其犯於逆罪竟不與語而作是念犯逆之人無有道果尊者邇多不與語故卽將徒衆還歸本所尊者優波邇多有五百凡夫弟子譏嫌和尚度摩訶羅三藏法師將諸徒衆

而不共語尊者毬多觀是五百弟子與我無緣於我和尚有度因緣卽便生心念其和尚商那和修以大神力來到那羅跋利阿練若處至毬多房中毬多不在唯有弟子見商那和修著麤弊衣鬚髮甚長而作是言我和尚與如是摩訶羅共之親善三藏法師而不共語尊者商那和修至優波毬多座處而坐毬多弟子生瞋嫌心欲驅尊者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如彼須彌不可移動欲出惡語舌不能轉便共往至尊者毬多所而白言有摩訶羅比丘在和尚卧處坐毬多答言除我和尚更無有人能坐我座優波毬多還房

見尊者商那和修頭面著地接足作禮在前而坐優波毬多弟子念言今我和尚雖復禮拜恭敬其師彼之所有知見神力不如我和尚尊者商那和修觀優波毬多諸弟子等除憍慢心不卽知其心猶以已和尚爲勝尊者商那和修舉手指虛空中得滿手乳問優波毬多言是何三昧相尊者毬多入定觀察不知本末卽問師言是何三昧相尊者修答言此是龍奮迅三昧優波毬多言我之所得盡從和南受得唯是三昧我非其器尊者商那和修語毬多言諸佛三昧一切緣覺不識其名緣覺三昧一切聲聞不識其

名舍利弗三昧其餘聲聞不識其名目健連所入三昧其餘聲聞亦不識名我和尚阿難所入三昧我亦不識其名我之三昧汝邇多亦不識名我入涅槃如此三昧亦隨我滅七萬七千本生經亦隨我滅一萬阿毗曇亦從我滅邇多弟子始憍慢心滅作是念我之和尚悉皆不如尊者商那和修於尊者所深生敬重尊者商那和修隨其因緣爲說聽法皆得阿羅漢商那和修語優波邇多言如來以法付囑尊者摩訶迦葉迦葉便以付囑我和尚阿難和尚以法付囑於我我今以法付囑於汝此摩突羅國有善男子名提

音釋

阿育王傳卷第四

終

地迦汝當度使出家付其佛法卽時尊者商那和修飛騰虛空作十八變便入涅槃尊者邇多將萬八千羅漢供養舍利卽爲起塔

詒津私切 蠱公戶切 剗牛例切 鎔餘封切 癰於容
詒訪問也 蠱毒也 剗剗鼻也 鎔鎔鑄也 癰癰也
也蚊蚋 蚊音文 蚋音芮

傳

阿育王傳卷第五

世

法王

阿育王傳卷第五

西晉安息國三藏安法欽譯

優波毬多因緣第十一

尊者優波毬多在摩突羅國那羅跋利精舍阿練若處住時北方有一男子念佛出家讀誦三藏善能說法所到之處三契經偈然後說法後自思惟厭倦如此經唄之事欲求坐禪聞摩突羅國有優波毬多雖無相好教授禪法最爲第一卽到其所合掌白言唯願尊者教我禪法尊者毬多觀察此人必應現身獲得漏盡復更思惟此人今者應教何法而登聖位乃

知其人爲他說法當入聖位尊者毬多語彼此丘曰爾隨我敕當教授汝比丘荅言唯願奉教尊者語言汝於今夜宜應爲人演說法教比丘卽更作三契唄而欲說法問尊者言當說何法尊者荅言當說多聞有五事利益善解諸大善知諸陰善知諸入善知十二因緣自善解了不從他受悟三契唄已說法已竟便得阿羅漢毬多語言子擲籌著窟中充其一數爾時宿羅城中有一商主名爲天護於佛法中生敬信心恒樂施與欲入大海求於珍寶而作是言我今入海安隱得還當於佛法作般遮于瑟護佛法神當擁

護我卽便發引到於寶所大取珍寶安隱廻還時有羅漢比丘尼入定觀察彼長者竟爲作不觀見必作重復思惟誰爲福田知有一萬八千羅漢二倍學人及以生死持淨戒者當爲福田又觀此衆誰爲上座而是上座爲是羅漢爲是凡夫知非羅漢乃至復非須陀洹人乃是淨持戒人名阿沙羅我若發悟必受我語卽往僧中語上座言上座何不好自莊嚴上座意解謂嫌髮長衣服垢膩卽剃鬚髮淨自澡浴比丘尼念言上座不解我語後日更至上座前亦作是言何不自嚴飾上座謂爲衣色不正便更染衣而來僧

中比丘尼復至上座阿沙羅前又作是言何不好自莊嚴上座瞋言我淨澡浴著新染衣有何不莊嚴比丘尼言此非佛法中莊嚴佛法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是名莊嚴又復問言上座汝聞天護長者入大海還欲作般遮于瑟不上座荅言已知又問福田之人可有幾許汝爲知不荅言不知比丘尼言作福田者純阿羅漢有萬八千在學地人淨持戒者二倍羅漢汝爲上座云何以此有漏之心最初受他供養恭敬上座聞已便欲悲泣比丘尼言何以悲泣上座荅言我今年老云何能得盡諸漏也比丘尼言

佛法現在令人得果不擇時節大善丈夫之所讚歎但能修行必得盡漏一切時中常能與果上座今可往那羅跋利阿練若處尊者邇多今現在彼當教授汝於是上座便往其所尊者邇多卽出迎接以水與之使令洗脚上座言不見長老優波邇多終不洗脚諸弟子言此是邇多卽時洗脚而入尊者邇多教化檀越作好飲食洗浴衆僧洗浴旣已優波邇多時使維那打鍵椎作是唱言恭敬解脫羅漢悉入禪坊時阿沙羅睡不覺唱輒入禪坊入已復睡衆僧作制其若睡者擎燈供養時阿沙羅最爲上座先在前睡維

那卽便捉燈著前而三彈指阿沙羅覺起而擎燈巡
座供養尊者遯多入火光三昧萬八千羅漢亦皆同
入火光三昧阿沙羅見已歎善覆自慚愧卽說偈言
和合共一處 跏趺如龍盤 咸皆在地敷
定心而端嚴 皆入勝三昧 光明如燈樹
稟形同是人 瞻仰所不及

尊者見阿沙羅其心調順卽授以法得阿羅漢與籌
著窟中於是阿沙羅還於本國比丘尼見上座來而
語之言今始端嚴上座蒼言蒙汝恩故今得端嚴爾
時長者天護卽作般遮于瑟聚集十六萬八千羅漢

復有二倍學人淨持戒者時此衆中阿沙羅最爲上
座而爲呪願所施極少受果報勝長者問言佛種種
說法云何九十日正見上座作此二語上座蒼言子
爲欲發汝本善根故汝今知不過去九十一劫毗婆
尸佛時我之與汝俱爲商主莊嚴船舫得入大海大
齋珍寶到於沙壇垣卽以珍寶聚於沙上爲毗婆尸
佛作塔有天神言過七日已當有大浪水將汝安隱
至閻浮提而作供養我之與汝以造塔緣九十一劫
不墮三惡八難之處常生人天重以斯業又於今日
我得羅漢而汝遭值最勝福田得供養是一萬八千

阿羅漢等此非少施果報極多也長者子生死長遠何以不入佛法出家時長者子卽便出家得阿羅漢尊者優波毬多在那羅跋利阿練若處爾時摩突羅國有一婆羅門深著我見有優婆塞語婆羅門言何處有我婆羅門言誰說無我法優婆塞言尊者毬多純說無我之法於是婆羅門卽往阿練若處見尊者毬多與千萬衆前後圍繞而爲說法尊者毬多見婆羅門已知其心念爲說無我及無我所亦無有人亦無丈夫無有衆生諸陰皆是生滅之法亦復皆是苦空之法婆羅門聞說此法卽斷身見悟須陀洹出家

學道得阿羅漢尊者毬多而語之言取籌擲著窟中尊者優波毬多在摩突羅國時有一族姓子出家恒患睡眠教授與法常復睡眠尊者教語遣令向阿練若處坐一樹下覆復睡眠尊者毬多於其坐處周巾化作深千肘坑忽便驚覺極大惶怖心念和尚優波毬多卽時尊者毬多化作一小徑得使通行便從中過至尊者所教授已遣還本處去至樹下生大歡喜和尚脫我深坑之難尊者卽立其前語言此坑不深若墮三惡道坑又墮生老病死之坑甚深於此汝若不見聖諦生老病死之坑復過於此汝聞此生老病

死坑已便離睡眠精進思惟得阿羅漢尊者邇多卽
遣擲籌使著窟中

尊者優波邇多在那羅跋利阿練若處時東方國有
一族姓子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善能營事所至到處
諸比丘衆皆共勸請使知僧事作如是言長老必營
僧事檀越因汝得生善根衆僧因汝獲得供養時彼
比丘厭倦多事不肯管理聞優波邇多教授第一卽
往其所自言准願尊者教授我法尊者觀察此是最
後身應獲道果唯福未具是以不得尊者語言若隨
我教當教授汝答言唯然受教尊者語言汝當爲衆

僧勸化辦於供養自言尊者我未知此國誰有信心
者答言汝但往化必有信心者比丘聞已便於中前
著衣持鉢入摩突羅城有一最勝長者見此比丘生
未曾有心便往禮敬而問之言阿闍黎欲須何物答
言尊者邇多使我教化我今不知此中人民誰有信
心誰無信心長者言阿闍黎慎勿憂愁一切所須我
悉爲辦答言明日欲供衆僧長者卽爲辦具比丘得
已在上座前長跪捉食衆僧上座卽爲呪願願已
訖得阿羅漢尊者邇多語使取籌擲著窟中
尊者邇多在摩突羅國於那羅跋利阿練若處住時

南天竺有族姓子入佛法出家善解造作塔寺所行
來處諸比丘僧每常請作僧房塔寺其後不久心生
厭倦營務之事往詣優波毬多所白尊者言唯願教
我禪定之法尊者觀察此比丘者必應現身盡漏得
道修福未足又復觀察以何事緣可得成道知彼事
要營造塔寺然後得道遂便語言能隨我教當教授
汝荅言受教尊者敕言未作塔處今造塔寺未作僧
房處爲諸賢聖造作僧房白尊者言阿闍黎未知此
國誰信誰爲不信尊者語言汝足堪能但勸化去晨
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一長者長者接足爲作禮

敬而問之言阿闍黎從何處來荅言我從南天竺來
長者問言欲作何事荅言我從尊者趣多來受禪法
尊者教我使營塔寺造作僧房長者語言莫有憂愁
一切所須悉當供給於是比丘將此長者共量佛地
繩未到地比丘便得阿羅漢果使捉一籌著於窟中
雖得羅漢所營塔寺盡使都訖

尊者趣多在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入法
出家貪嗜飲食由此貪故不能得道尊者卽請此比
丘明日受我食明日尊者爲作乳糜盛滿鉢與語言
待冷而食便口氣吹冷語和尚言已冷尊者言子今

食雖冷汝欲心火然亦應以不淨觀水洗汝心欲令
欲火滅尊者以一空器著比丘前語言吐糜滿器尊
者語言食再嚼此糜吐空器中不欲吐之俛仰而吐
此所吐食語尊者言涎唾以合云何可食尊者語言
一切飲食與吐無異汝不觀察也汝今應觀食不淨
想卽時聽法盡諸結使得阿羅漢語使擲籌著於窟
中

南天竺有一族姓子少欲知足好於麤弊不以酥油
塗身亦不煖湯洗浴亦不食酥油乳酪厭惡生死身
體羸劣不能得道而作是言誰當教授我聞尊者優
波毘多在摩突羅國便往至其所到已尊者觀察應
現身盡漏以羸劣故不能得證尊者卽煖浴室辦諸
浴具約敕年少道人爲塗酥油以水洗浴與好飲食
身心柔軟爲說法要卽盡諸漏得阿羅漢於是以籌
擲著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辭父母欲向尊者毘多所求
欲出家旣出家已極愛著身故復欲還家便往尊者
所辭欲還家尊者語言且待明日明日禮尊者足卽
欲還去道中見天寺而作是念若還向家父母或能
爲我作留難事不如卽住此天寺宿明日當還詣尊

者所尊者卽夜化一夜又擔死人來更有一夜叉空手而來二鬼共諍一言我擔死人來第二者言我擔死人來前一鬼言我有證人此人見我擔死人來時此人念言我今畢定死竟應作實語語後鬼言此死人者前鬼擔來非是汝許後鬼大瞋拔其一臂前鬼以死人臂還續如故後鬼復拔一臂前鬼更拔死人臂還復補處後鬼拔其兩脚前鬼悉以死人脚補之如本如是二鬼共食所拔新肉卽便出去於是愛身之心卽便都滅後至尊者所度使出家爲說法要得阿羅漢便令擲籌著於窟中

南天竺有一族姓子入佛法出家愛樂已身數數洗浴酥油塗身食好美食身體肥壯不能得道卽向尊者所而作是言唯願教授尊者觀察此比丘者現身應得漏盡以著身故是以不得尊者語言能受我語當教授汝化作高樹語令上頭四邊化作千肘深坑語言放右手又言放右脚後放左脚更復語言盡皆都放此人于時分捨身命都放手足卽時到地不見深坑亦不見樹爲說深法得阿羅漢便語擲籌著於窟中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向尊者趨多所欲求出家於是

尊者卽度使出家以慳覆心故不能得道尊者敕言
汝今可修布施之業白尊者言都無所有以何布施
尊者言如法所得飲食衣鉢之餘持施上下座初日
語時不肯欲與後日尊者遣二弟子在是比丘兩邊
而坐各耳中出光是慳比丘生敬上心減少食分施
上下座後日有檀越多持好飲食來與便心生歡喜
而作是念由昨日少施今日得多復轉多施上下座
如是慳心破已尊者爲說法要得阿羅漢遂便語使
擲籌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求欲出家卽聽出

家常好睡眠不能得道尊者憫多遣使向阿練若處
坐禪坐禪復眠尊者化作七頭毗舍闍倒懸空中卒
覺見已極大怖畏走詣和尚所和尚問言汝何以來
白和尚言在彼林中有七頭毗舍闍倒懸空中極可
怖畏尊者語言汝今還去詣彼坐禪自言極怖不敢
復去尊者言毗舍闍不足畏怖更有極可畏者汝不
畏之睡眠可畏甚於毗舍闍毗舍闍遮汝睡眠睡眠
遮汝聖道毗舍闍者能害一身睡眠之患害無量身
毗舍闍者不能使人留住生死睡眠之患淋漓於人
流轉生死汝今還去詣彼坐禪從是已後畏毗舍闍

不敢睡眠思惟法相豁然解悟得阿羅漢語使捉籌擲著窟中

有一族姓子詣尊者優波鞠多所出家尊者卽時度使出家爲其說法得須陀洹道而語之言生死之法不問多少皆可惡賤汝當勤求上果彼比丘作是念言我已斷三惡道何須進求上勝之果遊恣縱捨人天之中極至七生此何足計尊者鞠多將是比丘入摩突羅乞食真陀羅村中見一小兒舉身生瘡瘡中滿蟲尊者鞠多語是比丘言見此小兒不此小兒是須陀洹人族姓比丘問尊者言以何因緣生真陀羅

家遍身生瘡疽蟲臭穢尊者荅言佛在世時有一禪房中有維那有一羅漢比丘身體少痒把搔有聲維那瞋言汝身有疽蟲瘡耶此中把搔出向真陀羅村去羅漢比丘語言莫作是語使汝得罪爾時維那卽從懺悔精進用行得須陀洹道不求上進由是因緣舉身瘡生疽蟲臭穢生真陀羅家受六苦惱彼比丘聞是語已卽勤精進得羅漢道使復與籌令著窟中真陀羅子尊者鞠多卽爲說法得阿那含道生淨居天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詣尊者所而求出家出家已尊

者教觀不淨結使暫不現前自謂已得聖道更不求
上勝尊者語言子莫自放逸勤求聖道白和尚言更
何所爲我今便已得阿羅漢尊者告言子汝但未見
乾陀越國迦羅和女故自言是阿羅漢以未斷結使
生憍慢心白和上言我欲遊行詣彼村落尊者言子
去於是便去漸漸遊行至乾陀越國得又尸羅城晨
朝持鉢入城乞食次第乞食到迦羅門中女擎食出
而少現齒於是比丘便起欲心顛倒惑著以鉢囊取
酥取麩彼女亦生欲心而作是語阿闍黎不觸我手
不聞我聲暫遙見我而生欲心彼比丘久習不淨觀

取其齒相卽觀作白骨人因是白骨人觀得阿羅漢
便說偈言

慾現外賢好 嬰愚染惑著 知了內生厭
亦復不減損 見其實體相 心卽得解脫

以漸還來至摩突羅國見尊者邈多尊者語言汝見
迦羅和女不荅言稱實見尊者言善哉汝所作事今
始得辦於是便擲籌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長者錢財所有自然衰耗家計幾盡
唯五百舊金錢在作是思惟我今當詣尊者邈多所
而求出家此金錢者作醫藥直療治疾病卽詣尊者

出家得出家已常倩他沙彌藏此金錢尊者語言若能知我無我是名出家此五百金錢可與衆僧答言和尚此五百錢是我衣服湯藥之直尊者即將向房裏化作千金錢語言此千金錢作汝衣服湯藥之直汝五百金錢施與衆僧從和尚教便以施僧尊者教授卽得羅漢於此金錢不復貪著遂語擲籌著於窟中

摩突羅國有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學道尊者卽便教授以法得須陀洹得已不復進修尊者教言汝勤修道業答言和尚我以斷三惡趣何須更修尊者晨

朝著衣持鉢共此比丘向摩突羅城次第乞食乃至真陀羅子身有癩瘡父母以葦刷瘡極令血出而爲著藥患其疼痛不能堪忍尊者語其弟子言汝見此不此是須陀洹問和尚言以何業緣受大苦痛尊者答言佛在世時禪坊之中有一維那時有羅漢比丘身生瘡痍少多把搔維那瞋言汝身上瘡以葦刷把卽挽手而出語之言汝向真陀羅村去阿羅漢語言汝得大罪今可懺悔時彼維那懺悔精進得須陀洹得道訖不求進故受此大苦生真陀羅家爾時比丘聞是語已心開意解精勤不久得阿羅漢便使擲籌

著於窟中

尊者卽爲真陀羅子說法得阿那舍道命終之後生淨居天

摩突羅國有一勝長者生於一千年始一歲命終復生一長者家亦年一歲而復命終如是次第生六長者家皆年一歲而便命終最後復生第七長者家其年七歲爲賊將去尊者趨多觀此小兒應當現身得於道果而復爲賊之所惱尊者復爲度彼卽便入窟化作四兵欲捉彼賊彼賊恐怖來向尊者叩頭禮拜尊者見已爲說法要得須陀洹捉此小兒手布施尊者尊者於是度此小兒及彼劫賊令悉出家皆得阿羅漢盡各語使擲籌窟中

尊者語此小兒可觀汝親族而化度之於是小兒卽坐觀察見於七世本身父母愁憂苦惱便到其家而語之言我是汝子莫大愁惱卽爲說法皆得須陀洹如是七長者家悉爲說法皆得須陀洹

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尊者教使坐禪便得世俗定初禪二禪乃至第四禪得初禪時便自以爲得須陀洹及得二禪謂得斯陀含三禪謂得阿那舍四禪謂得阿羅漢更不進求上勝之法尊者

救言汝莫放逸應求上勝法答言我已得阿羅漢更
求何勝法尊者欲化度彼作善方便而語之言子汝
可遊化請諸聚落於是受教遂便發去尊者卽於道
中化作賈客復化作五百羣賊來破賈客殺害斫刺
族姓比丘卽生恐怖自知非阿羅漢而作是言我雖
非阿羅漢是阿那含時彼賈客亡破之後有一長者
女語是比丘言阿闍黎將我共去比丘答言佛不聽
我與女人獨行長者女言我遙望阿闍黎而隨後行
比丘憐愍故相望而行尊者復化作大河長者女言
阿闍黎渡我過河道人在下流婦女在上流婦女墮

河佛聽比丘水火難處捉婦女出女婦墮河語比丘
言救我此難爾時比丘卽便捉出當捉之時生細滑
想便起欲心於是自知非阿那含出河已竟女作是
言阿闍黎活我命卽是我大家道人心生交通之想
捉女人手將向屏處欲共行慾乃見是尊者邈多邈
多語言汝言得阿羅漢云何如此尊者卽便將至僧
房教其至心懺悔罪咎爲說法要卽得阿羅漢語使
著籌於彼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長者子新娶婦竟辭其父母向尊者
所求哀出家尊者卽時度使出家教以禪法及其坐

禪心念已婦顏貌端正尊者卽化其婦在前而立比丘見已語其婦言汝何以來荅言汝喚故來比丘復言我踟趺坐來默然無言何時喚汝荅言汝口雖不喚我覺觀喚我汝以口喚便爲慙愧若以心喚不爲慙愧寧爲心慙愧不口慙愧口由心生心不由口汝不欲觸若不欲見者何爲有此覺觀之念汝旣捨欲若復還念如似嘔吐而更食之爾時尊者現身在前爲說法要得阿羅漢卽著籌窟中

尊者趨多遊行聚落到曠野中見五百客放牛人皆來迎尊者接足作禮在一面坐尊者爲說法要悉得須陀洹果以牛還主放牛人於是出家盡得阿羅漢遂使擲籌於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學道尊者趨多教授禪法卽得世俗四禪得初禪時自謂已得須陀洹果乃至得於第四禪時自謂已得阿羅漢果尊者語言汝勤精進可求上勝荅言和尚我已得羅漢尊者意欲更授禪法使在阿練若處住尊者遣化道人往問訊問訊已在一面坐化道人問言汝於誰邊出家荅言我尊者趨多所出家化道人言汝大福德汝之和尚是無相好佛化道人問言汝誦何經荅言

我誦修多羅毗尼阿毗曇又問言汝於佛法頗有所證未荅言我有所證已得須陀洹乃至得阿羅漢又問言汝修何道得此四果荅言我以世俗道化比丘言若以世俗道者汝非得道果是凡夫人聞是語已便於三界生厭患心卽請尊者所白和尚言我非得道唯願和尚更教授我於是尊者卽時教授禪法精進修習得阿羅漢便語擲籌著於窟中

摩突羅國有一長者子新娶婦已心生念言我於佛法欲求出家便辭父母父母荅言我唯有一子死猶不放何況生在子白父母言若不放我我終不食於

是斷食從初一日乃至六日父母恐其死故卽語之言當從汝願但出家後與我相見子言若放我者當來奉見於是父母便放出家卽詣尊者所出家而自念言我與父母有要若得出家許還往見便白和尚往見父母及見已婦婦語之言汝若不與我爲夫婦之道我棄汝死時此比丘卽生悔心欲得捨戒作是念言我先見和尚然後捨之詣和尚所稽首白言我欲還家尊者告言小住且待明日於是尊者卽於其夜爲作現夢使是比丘夢到父母家見其婦死父母親族嚴備葬具送其婦屍棄於塚間須臾之頃見青

瘵爛臭蛆蟲滿中忽然驚覺卽以夢事往白和尚和尚聞已而告之言汝可往看實如夢不特此比丘乘和尚神力忽便到舍見其父母已送婦屍棄著塚間直蟲啖食如其所夢思惟觀察重生厭惡得阿羅漢卽便還來和尚問言汝見婦不荅言已見婦之實相遂便語使擲籌窟中

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學道尊者教授獲得四禪自謂已得四沙門果尊者邈多知其未得而作方便教使六日供養衆僧族姓比丘往摩突羅城見五百優婆塞皆來禮拜語此比丘言阿闍黎欲作何等

荅言彼阿練若處課我六日供養衆僧優婆塞言阿闍黎莫愁此事當爲辦之爾時比丘卽生慢心自思惟言我非羅漢阿羅漢者已斷慢心詣和尚所而作此言唯願和尚當見教授我猶未得阿羅漢也於是尊者爲說法要得阿羅漢卽便擲籌著於窟中

時罽賓國有一比丘名曰善見獲世俗四禪得五神通若無雨時常能請得雨起增上慢自謂已獲阿羅漢果尊者邈多將欲度彼化使十二年旱諸人驚怕詣尊者所而作是言願爲我等請雨尊者荅言我不請雨罽賓國有善見比丘極能請雨於是國人卽遣

使往請彼比丘善見比丘便受其請以世俗五通力飛至摩突羅摩突羅國中人民勸請言阿闍黎爲我請雨便爲請雨時乃大雨滿闔浮提一切人知生大歡喜皆設供具而來供養爾時善見大得利養便起憍慢而作是言優波毬多所得供養不如於我便自思惟阿羅漢者無有我慢將知我今非是羅漢卽往請尊者求教授法尊者語言汝不堅持佛法云何教汝佛不聽比丘請雨汝復生憍慢云何自言我得羅漢卽向尊者至心懺悔尊者教授便得羅漢使著籌

窟中

尊者毬多作是念提多迦爲由未也觀猶未出尊者爾時將比丘衆至提多迦父母之家漸漸轉少唯二比丘往到其家乃至獨往長者問言阿闍黎何以獨行荅言無有弟子是故獨行欲供給者便來供給長者言我樂居家不得供給若後有子共相給使爾時長者生子皆死後生一子字提多迦漸漸長大往尊者所遂使出家學道年滿二十與受具戒初白之時得須陀洹第一羯磨得斯陀含第二羯磨得阿那含第三羯磨得阿羅漢尊者毬多作是思惟我化緣已訖以法供養佛竟饒益同梵行者使諸檀越大得

饒益而令正法相續不絕又作是念我多利衆生有窟長三丈六廣二丈四得阿羅漢者各以一四寸之籌滿此窟中今涅槃時到語提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囑迦葉迦葉以法付囑阿難阿難以法付我和尚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法付囑於汝尊者邇多告諸大衆却後七日我當涅槃爾時卽集十萬羅漢學人與淨持戒者不可稱數白衣之衆無量千萬尊者於是飛騰虛空作十八變使諸四衆皆生歡喜於無餘涅槃以窟中籌燒尊者身一萬羅漢見尊者涅槃亦入涅槃諸天種種供養已然後起塔如

來涅槃以法付囑人亦不得久住何以故諸天不擁護故若付囑天法亦不得久住何以故諸天放逸故是以如來付囑人天法得久住如來欲涅槃時入世俗心作是思惟諸四天王應來我所時四天王已知佛心來至佛所右繞三匝頭面作禮在一面坐佛告四天王我今不久當入涅槃我涅槃後汝等諸天擁護佛法別語提頭賴吒汝可擁護東方佛法語毗樓勒汝今擁護南方佛法語毗樓博又汝今擁護西方佛法敕毗沙門汝今護持北方佛法滿千年已法欲滅時非法衆生極爲甚多於閻浮提破壞十善放大

惡風天不降雨穀米湧貴霜雹爲災河泉少水樹無
華果人之威德生酥熟酥漸漸竭少未來之世當有
三惡王出一名釋拘二名閻無那三名鉢羅婁害百
姓破壞佛法如來肉髻及以佛牙當至東天竺南方
有王名曰鉢羅亦將十萬眷屬破壞塔寺殺害衆僧西
有王名曰鉢羅亦將十萬眷屬亦破壞塔寺殺害道
人北方有王名閻無那亦將十萬眷屬破壞僧坊塔
寺殺諸道人東方當爾之時諸非人鬼神亦苦惱人
劫盜等賊亦甚衆多惡王亦種種苦惱謫罰恐怖乃
至東方拘舍彌國王名曰大軍亦有十萬軍衆圍繞

大軍王生一子身著鎧甲手中把血從母胎中出其
身有大力士之力爾時五百長者同時生子皆身著
鎧甲手中捉血從母胎出卽於其日天大雨血大軍
王便使相師占相其子相師言曰此兒必當王一天
下唯有一過多所傷害初生子時大設供養極有威
德如日之威難可看視是故名爲難可看視乃至年
滿二十爾時三惡王毀滅佛法殺害一切欲向東方
大軍王聞其欲來王極大恐怖而作是言此三王今
同心擊我我當云何有天神語言汝以天冠著子頂
上捨王位與汝子將五百力士足能摧伏大軍王卽

捨王位及以天冠結頂之具悉以與子卽名此子爲難看王五百力士用爲輔相五百輔相各自莊嚴辦種種器仗卽共鬪戰殺彼三王并其眷屬所將兵衆悉皆除滅便還舍彌作閻浮提王時華氏城中有婆羅門名曰大與多知博學一切典籍無不了達取大種姓與已相似娉以爲婦大福德人當從此生當懷妊時作意欲與一切論士共爲論議相師占言此子生者必能摧伏一切論士乃至滿足十月而生面貌端正及年長大亦能通達一切典籍有五百婆羅門作受學弟子從其習學經論呪術如是多諸弟子卽

名此兒爲多弟子卽辭父母出家學道讀誦三藏經書都盡爾時華氏城中有一長者名曰須達那取門戶齊等女以爲已婦有勝人當生於此當懷妊時母樂閑靜心意調善好修忍辱相師占言此是兒志乃至初生卽名須達_{此言善意}後以漸長大辭父母出家翹勤精進得阿羅漢少欲知足兼多知識心憚閑靜在邊房中後向香山中住大軍王命終難看王戀慕懊惱種種供養後爲起塔多弟子三藏將數百千衆向拘舍彌說法難看王向三藏所聽法卽除去憂愁於佛法所得信敬心念如來功德及與沙門能施無畏

問諸比丘言彼三惡王於幾時中毀滅佛法答言十二年毀滅佛法王言我今十二年中當作般遮于瑟於是王在拘舍彌作般遮于瑟當作之日閻浮提普雨甘雨一切穀米一切樹木一切花果皆悉成熟閻浮提人爲欲供養諸衆僧故來向拘舍彌爾時衆僧多利供養飲食衣服無有誦習讀經行道但晝則俗話夜則睡眠貪著利養莊嚴身體著好衣裳當於爾時無遠離樂無寂靜樂無禪定樂無智慧樂唯寶穢身以爲堅實爲法作怨非法增長法幢將傾慢幢欲立正法欲滅熾然使火燒壞法輪法海欲竭法山欲

崩法城欲壞欲伐法林欲覆定慧斷戒瓔珞與於正法作大過患天龍夜叉乾闥婆皆生譏嫌言此諸衆僧不修善業如是惡人壞滅佛法常習諸惡多作不吉少有信心爲邪見壞諸善根本今悉斷滅不畏殃咎無悲忍心遠離真諦拔倒法幢不信不調好作惡業破法經律害出家衆好行諸惡長養憍慢諂僞詐稱偷劫法庫佛法滅相今悉覩見法海欲涸餘光無幾學惡法者無智慧者必滅佛法諸天不喜不加擁護由此事故却後七日正法當滅諸天空中極大懊惱發大音聲而作是言如來正法後七日夜因諸比

丘鬪諍故滅時拘舍彌有五百優婆塞爲佛法故諫
諸比丘滅其鬪諍皆唱怪哉如來正法必當滅壞法
流必斷釋師子法今則爲彼惡黨諍斷遂作偈言
金剛之身心 猶尚有壞敗 沉危脆身心
而當不碎壞 一切見聞法 其性自磨滅
安隱好時過 毒惡勢已至 有智者盡滅
數現諸世惡 相佛必滅壞 世間欲黑闇
無垢法日沒 大冥苦將至 救世尊法盡
善惡誰能知 若不知諸善 云何能得知
解脫之正要 及以入天道 若不知諸惡

云何而得離 佛法如明燈 得修集諸善
佛法若在世 福田勝無量 佛法若滅者
作福田有量 我以不堅財 當易堅牢法
佛法從今日 滅盡一何速

拘舍彌五百僧坊寺當布薩時諸優婆塞皆有息務
不得往香山中阿羅漢名修陀羅觀閻浮提衆僧
當於何處布薩卽知凡是佛弟子皆集拘舍彌布薩
衆僧既集爾時僧遣維那唱言今十方僧和合布薩
時三藏比丘多有弟子最爲上座白諸衆僧言世尊
十方弟子皆來集此如此大衆我爲上座我已到多

聞彼岸而猶不能具持佛戒今此衆中誰有持戒比丘而當說戒今十五日極可愛樂日月分明衆僧皆以說戒故皆和合現閻浮提沙門釋子盡來聚集是最後集此中誰能持釋師子戒修陀羅起而合掌在上座前而作是言願可布薩我能說戒如佛在世舍利弗日健連所持之戒我今具持但願說戒三藏弟子字噫伽度惡而無慈生嫌嫉心捉持利刀殺修陀羅時有夜又名爲樂面而作是言閻浮提內唯有一阿羅漢云何殺之便以金剛杵打噫伽度頭作七分修陀羅弟子復殺三藏於是已後佛法尋滅爾時大

地震動大星崩落諸方火起諸天空中擊磬失聲四方火煙起十萬諸天空中涕泣佛在世時見佛夜叉五體投地覆面而下作是言曰從今已後不聞佛法不聞毗尼不聞戒律法橋已壞斷絕法流法海乾竭法山崩倒法寺已盡法行已絕法藏已壞法甘露已竭能說法者皆悉已滅教堂禪者亦復已喪佛母摩訶摩耶從天來下悲哀涕泣而作是言咄哉怪哉我子三阿僧祇劫所集之法今日滅盡我子徒衆能師子吼者爲何所在勇健威猛摧魔軍者今安所寄從法身生者亦何處去納衣空閑者今爲所在能持佛

法者復何處去也諸善勝法盡離衆生閻浮提好莊嚴事一切盡滅猶如月蝕法施無畏施財施信戒施忍施如是諸勝施皆何所在如是悲哀已還歸天上五百優婆塞聞法滅盡出拘舍彌至僧坊所高舉兩手自捶胸背悲號懊惱涕泣而作是言何其怪哉何其苦哉卽說偈言

善語永離別	大惡災害世	誰當授我戒
誰所聽法言	愚癡遍世界	大明悉摩滅
世間大黑闇	樂著諸惡業	舉世皆如鹿
無有厭離想	佛語盡摩滅	都棄清淨業

大死旣已至	皆當墮惡道	世間如虛空
悉離於星月	如華無諸峰	林無拘枳羅
念定及智慧	十力世尊法	今悉盡滅壞
衆生何所怙		

爾時拘舍彌王聞三藏比丘及聞修陀羅阿羅漢二人俱死懊惱瞋恚殺諸道人破壞塔寺佛告四大天王汝當擁護佛法乃至滅盡四天大王白佛言世尊唯然受教作是語已便還天上

阿育王傳卷第五

終

音釋

傳

所見王傳卷第五

三

海六

嘔蒲拜切 嗜時利切 嚼疾雀切 涎徐連切 癖慕七切
 焚誦也 情倉甸切 刷數滑切 痍延知切 搔蘇曹切 瘰餘切
 切癰也 倩借倩也 刮刮也 痍傷也 搔括也 瘰瘰也
 依據切 氣擾亂也 怙持也 痍傷也 搔括也 瘰瘰也

